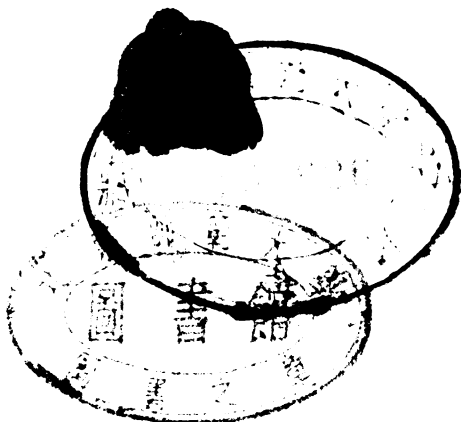




S.H.

何典



愛國出版部印行



北师大图 B2353381

何典序

說到人間，早就有些寒心！在我半近視而模糊昏花底眼裡，近幾年來，彷彿人樣兒漸漸地變動了，幌來幌去的只是些扮鬼臉搗鬼亂的東西。

前天，從受匡先生處借了一部手鈔本何典，讀完之後，說也奇怪，書中人的面善底像貌，竟在腦袋裡似曾相識地翻起筋斗來。

但凡富於想像底文學作品，總是耐人想像的；何典之所以不失為一部好書，牠的價值，就在這裡

我發覺何典的可愛處，大概有下列兩點：

(A)著者筆下的一切衆生，都是這副鬼相，什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智愚賢不肖，總脫不了三分鬼氣。所謂拜相封侯，經天緯地之才，在著者眼裡，也不過是些活死人而已。這樣

冷靜底頭腦，自然能忠實地描寫人間的醜陋，赤裸裸地將人類的虛偽底弱點無所遁形的表顯出來。愛面子的人類呵！假如拿起這面鏡子一照，應該怎樣失望而掩泣呢！

(B)文學的好處，在能描寫人間的一切‘真’，可是自從前輩先生發明了一箇‘雅’字之後，便演成這幾千年來的特殊階級的貴族文學。雅呀，雅呀，弄到今天，簡直是雅不可耐！所謂文人也者，一執筆那靈魂兒便飄飄蕩蕩的走進‘雅’之墳墓；捏造出許多風雅底事實，堆砌成許多典雅底文章。按諸實際，則文學裡面的人生的真精神，早已斃盡無餘。中國文學界所以不能多產生好文學的緣故，‘雅’實爲之禍首！本書作者，能將極付，極俗，極土，極鄙底字眼，極生動地表現出來，一洗舊式文人遮掩護飾裝腔做勢底惡習，這是對於‘雅’的革命一種還璞歸真的文學革命。但是也有些人以為書中有幾段未免流於猥褻，試問人間生活既是這般猥褻，對於性的觀念既是這般荒唐；不猥褻的話，將從何說起呢！作者處於純客觀的地位，對於天地間的一切，只要有這麼一回事，

便忠實地寫出這麼一回事來。至於雅俗真淫，在作者却並沒有批評的意思，真像礦物學者見了一塊金和一塊鐵，同樣的發生研究興味；作者的刻劃人性，也抱着這種態度。

關於本書的考據方面，據跋中所說，作者是清代乾嘉時上邑十布衣中的張南莊先生；書中引用的俗語，頗多江南風味，而思想結構，也極像百年前的古物。那點，時地問題，大概是可靠的了。至於本書最初行世，雖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據近人所發見的五十年前老申報書目中，已刊載過本書的廣告了。

我讀了本書後的感想，大致如此。考據方面，也只援引前人的話，不能多所引証。這裡隨便塗寫幾句，只能算我個人的雜感。

十六十一、十六、黃天石。

序

在那微月啣山繁燈搖岸底時候，我已給夜神陶醉了！但是湯湯的流水，不斷的催人做夢，也許是初冬罷。颯颯的風，逼人打了幾個寒噤，我覺得有點寂寞，便和孫受匡先生借了一部手鈔本何典開開眼兒。我常常聽說何典是吳禪暉先生的老師，現在才有機會把牠讀過一遍。牠的作者是張南莊先生。嬉笑怒罵，繪成一幅鬼趣圖。他那種深刻的描寫，恐怕一般自命爲士大夫的人們，都不會說出一句——尤其是一般道學先生們打着“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旗幟，誠惶誠恐地不敢觀，不敢說。

呵！呵！原來何典有這般價值呵！我以爲但凡士大夫所不喜做印道學先生所不敢做的文字才算是偉大的文字。哼！你們以爲自己就是人嗎？他所描寫的就是鬼嗎？笑話！委實笑話！若果把你們的尊

容和他所描寫的比較一下，實在有什麼分別呢？

好了！我現在把張先生的題詞“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改做“正是正是，真正乃有此理！”然後逐回引論，也不負我兩小時內的欣賞咧！

原書第一回有說：“湊巧遇着極順的鬼陣頭風，但見來往船隻，也有隨風轉舵的，也有趁水推船的，盡在那里顛簸掉搶。”這豈不是近來的宦海嗎？言在此而意在彼，他的筆尖兒不肯落空的。

第二回有說：“我曉得這餓殺鬼是要向銅錢眼裏翻筋斗的，今日把活大哥這等打法，便是個下馬威，使活大哥怕他打，不敢不送銀子與他的意思。如今也沒有別法，老話頭：不怕官，只怕管。在他簷下過，不敢不低頭。”那些話兒，把貪官污吏的醜態，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我因此聯想到我的朋友W君，他平素與人無爭的，驀地裏捉將官裏去，說他是著名的共產黨。堂哉皇哉的新官兒，不管三七念一，喝令打他一頓。可憐一部肉鼓吹劈拍劈拍地响着，給人依稀記得滿清時代的淫威。後來很秘密地送了一個大禮，方纔發見‘無罪省釋’這四個字，唉！打倒貪官污吏的同志們，躲在那裏。

第三回有說：“活鬼自被土地捉去，下在暗地

獄裏，伸手不見五指頭的，已覺昏悶；再加一班一頭禁子，個個如狼似虎，把他擺佈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要死弗得活，真是度日如年。”監獄的寫真，再也比不上了。

第四回說：“……………”雌鬼性的煩悶，可謂別開生面了，還以質諸張謇生，他所出的性的書籍，是否以此爲藍本呢？若就行文而論，張博士並沒有這樣警策。

第五回有說：“她做才主婆的時候，一把抓了兩頭弗露，從無一絲紗線破費在窮親眷面上。”這也不在話下，還有連窮親眷面上的一絲紗線也要搜索呢！‘說到人情劍欲鳴’，我們應該從社會經濟組織上做一點工夫。

第六回有說：“却是些護兒狗，急尿狗，乾齒狗，壯敦狗，尿臊狗，落坑狗，四眼狗，扑嘴狗，饑人狗，攀弓狗，看淘籬狗，狻獅狗，小西狗，哈巴狗，瘦獵狗，木狗，草狗，走狗，新開眼小狗，大尾巴狗，都望着活死人窠上竄落亂敲將來。噫！是何狗之多！算來還是走狗可憐些。

第七回有說：“若論那些膏粱子弟，大半只曉得吃食，打雄，屙屎，困，鮮衣華帽的擺擺空架子

罷了。”罵得痛快！都會裏的寄生蟲，總免不掉那種公式。

第八回有說：“畔房小姐……妬心甚重：家裏那些丫頭女娘家，籠頭管脚，不許色鬼與他們醜攀談一句。色鬼雖然是怕老婆的都元帥，……家裏不能做手脚，便在外面尋花問柳。”我說色鬼很像軍閥，不服政府的約束，却暗中向其他方面勾搭起來。

第九回有說：“倒不如棄了這里，逃到他州外府，……由他們羊敵殺虎，虎敵殺羊，我們只在青雲頭裏看相殺，豈不逍遙自在？”說來有點慚愧，這是我中國人普通的弱點呵！

第十回有說：“活死人與黑漆大頭鬼兩個，正在棋逢敵手……被活死人捉個破綻，一鎗戳去，把紙糊頭老虎戳穿。崩老虎痛極……把黑漆大頭鬼掀下背來。活死人乘勢對肚皮一鎗，把他那條爛肚腸也帶在鎗頭上抽了出來，變做個空心兒。”哈！哈！戴假面具和有色眼鏡的人們，幾幾乎充塞了政治舞臺，畢竟要有槍階級把他們各個戳穿，倒還乾淨。

末了，叨叨絮絮，未免浪漫些了，還要側重這

書自身上簡單說幾句：

1. 這書是張南莊先生的原本，受匡先生費了許多手續才能鈔到的。
2. 這書完全用新標點，而且經過數人聯合校正的。我們讀書應該讀些活書，何典便是活書中之一了。

微微的晨光，一幌一幌地從萍果綠色底窗廉布攻入，我又給曠神支配。

鄭天健 十六，十一，十七，於舟中

寫在何典校訂新本之前

在‘天子坐朝’的時代，蟻民們還‘誠惶恐請罪’地跪在堂下叩頭叩得卜卜響；縣官大老爺出起巡來也要‘肅靜迴避’。在那時，敢於殺人甚至於造反的，已經是‘膽大包天’了。

同樣，當聖賢君子濟濟滿途，見着面便要拱手畫圓圈，女人家見人也要低頭的時候；竟有一個如張南莊者的荒乎其唐的東西，敢於出來做一本什麼何典。這又是猖獗得要造反了！然而在那時，這些護道者似乎沒有‘憂世風之日下’而口伐筆誅之；大約一來因為那鬼頭鬼腦的東西到光緒才露出臉面，二來恐怕還是‘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的冥訓嚇得上了鬼當的聖賢門徒不敢開口；待到四五十年以後才被一班多事人發掘出來，而且也行着鬼運要重印一印了。

這一本何典，向來就無臭無聞。直到吳老丈發現了‘放屁放屁，真真豈有此理’的行文妙句才出了名。其實，牠也只是教人如何‘豈有此理’的去放屁有而已。所以裏面展示的無非是放鬼屁，做鬼戲，搭扮鬼臉，懷鬼胎，畫鬼符，和攪鬼亂的鬼事情。有時，迷於翻古典寫古字的忽然跑入這鬼圈，一湊搭便似乎進了寶山尋得異寶了！雖然是鬼樣滿篇，然而這些鬼樣却活像人間相！人間有如此如此的事情，這一位‘大膽包天’的張南莊便‘管他媽的’如此如此寫出來。在本書裡第一回：

“正在說笑，形容鬼忽覺一陣肚腸痛，放出一個熱屁來，連忙掩住屁股道：‘撒屁常防屎出，這裡可有應急尿坑的麼？’和尚把手指着道：‘相公從這條肉衙堂裏進去，抄過了衙堂便是。’形容鬼依言走去，果有一隻牢坎坑，上面鋪着石屎坑板。一羣臭老鼠，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看見形容鬼到來，一闕走散。形容鬼恐怕抓坑缸弗上，做了一個大勢頭跨上板去。往下一看，坑裏都是夾弗斷屎連頭，無萬無千的大頭蛆，在內擁來擁去。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念一

，擦開尖屁股，顯出那個無框檔的碗大屎孔，蹲在上面，一連放了十七八個臀後屁，隨後屙出一大堆軟屎來，幾乎連那條葱管肚腸都屙落了！

這一段正是豈有此理的亂放出屁來，在士大夫的眼裏，如此污蔑聖賢確乎‘太不雅馴’了！然而第一次試着這活露的光鬼的總未免嚇得如大禍之將至，不過嚇走了總會覺得一種爽然的痛快！雖然過後又漸漸地消失。

從來無名的文學作者，他們底作品永遠是新的創造與解放的。他們的情感到了相當成熟而將要發洩的時候，便毫無顧忌的把想說的都寫出來；至於‘聖賢君子之道’的所謂禮法和道德也者，他們只當是放鬼屁，又是‘管他媽的’了！在何典中，描寫如何，大便一段已是‘鄙俗不堪’！直到第四回却又來得更凶了：雌鬼到和尚裡醫病，原來是躺下去‘由他顛之倒之的弄了一陣’。這一段非禮必言已足令護道的老先生們嚇得白鬚都直硬了！然而還有：

六車鬼道：‘……………况且這些偷寒送暖，迎奸賣俏，各式各樣許多方法，都學得熟

滔滔在肚裡，不比嫁着個鄉下土老兒，只曉得一條蠶秤十八兩的，不說別樣，就是這副標緻面孔，與他肉面對肉面的睡在一處，也覺風光搖曳，比衆不同，·……………”

我想，這似乎又是一個屁，那些正人君子雖然不致剔直辮子，至少也要退避三舍了，然而這樣的小聰明恐怕他們還不會用：把不同的語句連在一起，從這裡，讀者自然會抽出了許多新的思緒，自然愈讀愈覺精神；一個人從凝腐中走到活的清的空氣裏，週遭一時轉變了，雖而或者遇到的不大好，但無論如何那總是流動的，有活力的東西，至少也會覺得分外爽然的舒服，正如囚徒從惡濁中脫離了羈絆一樣。

何典的開始，便是：“不會談天說地，不善敲文嚼字，一味臭噴蛆，且向人前搗鬼，放屁放屁，真真豈有此理！”姑不論書裏是否也有‘敲文嚼字’的嫌疑，也不管是否‘談天說地’；但‘向人前搗鬼’却總不會大錯的。人間原來便是鬼世界，一個個鬼頭鬼腦的東西差不多都收入何典裏面：有活鬼，窮鬼，雌鬼，形容鬼，活死人，餓殍鬼，破面鬼，催命鬼，身花娘，豆腐西施，胖孀小姐；種種式

式，原是一堆人間真相。這些鬼東西都帶着面具在蝕腐的黑暗中蠕蠕地蠢動着。張南莊要搗他們的鬼，他把他們的靈魂都殺掉了。任是皇帝大老爺，在他眼裏，在他筆鋒以下，都無非是些小鬼，是活死人！在第六回裏：

“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活死人止住道：

這倒不消，我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博古通今的學問，還要益他怎麼？”道士哈哈大笑道：‘你只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做文嚼字，弄弄筆頭，靠托那‘之’，‘乎’，‘者’，‘也’，‘矣’‘焉’，‘哉’幾個虛字眼搬來搬去，寫些紙上空言，就道是經世聰明了。若講究實際工夫，只怕就交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倒算做棄物了。’

放了一大段屁，確乎也豈有此理的，把許多‘講學之士’的之乎者也矣焉哉先生壓得狗屁不值錢。在那時，張南莊竟敢提着尖刀刺向弄文舞墨的士大夫底心胸裏，這樣一個有魄力的造反，至少，也值得我們佩服他了。

何典似乎地方色彩太濃厚，村字村句又似乎太

多；有時，偶然碰見幾句信手拈來的成語：媚鬼谷先生騎鶴上揚州，向矇鬼對牛彈琴；這些，隨隨便便的寫來却寫得很自然，讀書的人也自自然然地不覺彷彿有所領悟。原來鬼物却在人間，人與鬼還是同一樣的臉相。或者，竟在何典裏發現自己了；一覺到自己也是個活死人，在渣滓的平靜後，便禁不住帶着苦味地在笑！

雖然是四十八年前事了，但在任何典出世的時代，牠的背景也和現在差不多；至於‘在銅鈿裡翻筋斗’如斬殺鬼一樣的正滿途皆是。所以每個人在兩條腿放定了的時候，無妨讀一讀這本書，雖然自己的鬼臉未必照入裏面，

提到讀何典，便不免要想出吳老丈來。聽說牠還是他的文章老師。讀他的雜文，正如讀何典一樣；並且比牠更運用得自然，更來得痛快而純熟！如果用起典來，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然而這用典又是多事，確乎‘豈有此理’了！何典之有？‘放屁放屁’！

生平不好出頭，尤其不會寫什麼冠冕堂皇的序文；不過既承朋友的催促，避無可免，一急便寫了這許多。既寫了出來，自然不免恭維多少；縱是行

文的‘豈有此理’處，但還慶幸未嘗放過如何的鬼
屁，所以於活死人，於小鬼，於自己便也沒有如何
大過的地方。如果有人不喜歡，那又可以算做鬼畫
符而已。

昶超叙于廣州文學會 十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何典？序

受匡出版部要印行何典？一書，並且要我做一篇敘。本來我是很不慣做序的，更沒有空兒來看小說：不但何典？沒有看過，就是中國空前絕後的小說，紅樓夢，看過十數次，還沒有看完第一回，更何況“子不語”式的何典！不過何典？一書看了，確然可以開開心，並且有了吳稚暉先生的怪文學式！與張競生的性文學式，遙遙相對，後先暉映。（我雖然十年前在“北大”研究所研究過小說，並且也曾在報章譯著過一些小說，但現在已不同了。）

現在社會，很像是人間地獄，沉沉黑夜，看不見一線曙光，絕對沒有一些生人氣，完全不是人的社會，只是死社會或鬼社會，只配托爾斯泰所謂活死人，活鬼（見Living Corps一書），和易卜生所謂羣鬼，妖魔（見Ghosts一劇）所描寫的。這一個鬼世

界，人人都懷着鬼胎，天下哪有不大亂？中國也是一個鬼國，所以弄成今日這個模樣！

何典？一書，一方面描寫中國的黑暗社會，他方面表現一種古怪的文學；有了這兩種特殊的價值，所以這本書至少也得一部份人歡迎，確有翻印的價值！

中國人最大的病症，就是不肯睜開眼睛來看看本國的現實社會底狀況。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貪官污吏的政治，偏說是仁政，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上豪劣紳，偏說是善長仁翁！明明是攘奪地盤的官僚軍閥，偏說是什麼盡忠黨國的革命領袖！明明是把持教育的學閥，偏說是熱心興學！明明是利用工人，犧牲學子，偏說是什麼提倡，什麼運動！明明是不可救藥的病症，偏說凌歐駕美！明明是降服帝國主義，偏說親仁善鄰！明明是認賊作父，偏說是感恩知己！明明阿諛諂媚，偏說敬謹奉公！明明是封報擊人，偏說言論自由！明明是藉端誣陷，偏說打倒共產黨！明明是一文不值，偏說拾足通用！明明是爭權爭利，偏說是救國救黨。所以中國的社會，簡直是一個作偽的社會，中國人無一而不作偽，這就是中國不可救藥的

死症了！

這本書開宗明義就描寫中國的鬼社會深中孔老二“無後爲大”病症；所以中國人總要有後嗣，并且越多越好；數目總要多，品質不論優劣，弄到中國有人滿之患，國衰種弱；因爲生存競爭，天演淘汰，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人種越多越弱越劣；爲母者生育越多，身體越弱，爲父者底經濟負擔越利害，家貧國貧，種弱國弱，中國真不至滅亡不止！

中國的宗法社會，迷信神權，廣求子嗣，種種罪惡，由此而生。就是孔老二底母親也說是由禱告山川而生他的；耶穌底母親聖媽麗也說是受了上帝的靈感而生下的；古人實自由戀愛，桑間濮上，看做常事，私生子也不以爲怪！孔子，耶穌都是私生子，其他世界歷史上的大偉人，如秦始皇等，不可勝數！我們更讀詩經，國風等篇，更可以明瞭！古聖人多是私生子，爲什麼今人只崇拜古人，而反對私生子及自由戀愛等，真是數典忘祖，莫名其妙啊！本來私生子和混合種多是聰明人，古今中外，有許多例子！私生子總比婚生子聰明些，混合種總比同姓，同血統的兒子聰明些。（歐美人養良馬也不許同母的兒女交媾，然而兄妹可以自由結婚，因爲

尊重人類自由，禽獸才沒有自由，) 私生子爲什麼比婚生子較聰明些，我們可以拏英國的大劇家莎士比亞的名著李爾王 (King Lear) 一劇中一段做引証：一個私生子告訴一個婚生子說：

“我覺得我的血管中有少年的，光明的潮流；我的身軀是兩個快樂的，美麗的，少年的，康強的，自由的和戀愛的人底遺體。你是一個可憐虫，沒有毅力，沒有生命；又是兩個可憐的，枯槁的，合同的，沒有意志的東西所產生。”(見拙著易卜生社會哲學，泰東書局出版。)

孔老二騙人，說什麼“不孝有三，無後事大”。然而他自己也“無後”，耶穌也如此，所以胡適之先生說：“聖人無後”，很對，很對！實際上，他們的後人非常之多，因爲有了許多門徒。

中國人最怕無子，歐美人最怕有子，不但是生存競爭很困難，父母很痛苦，家庭減少物質的快樂，個人減各種自由，并且人口過多，物產不足，世界從此大亂！中國人以爲子多是大幸事，外國人以爲子多是大不幸事，可見得西人注重自由，中國人就懵然無知了。所以節育運動在外國已盛行，但還沒有擾亂中國人的清夢！

第二回描寫愚夫愚婦，酬神演戲，惹起官司，貪官污吏，無惡不作，無怪乎現在的殺人放火的共產黨也要大呼“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了。其實共產黨都是由貪官污吏創造出來的，那些貪官污吏還配說“打倒共產黨”麼？“解鈴還是繫鈴人”，一般貪官污吏不知道注重民生主義，要逼着人民做盜賊，土匪，和共產黨！

在第三回中，我們明白法官獄吏慘無人道，什麼好人進了監獄，也無法生還；很像杜斯托愛斯基在監獄中的牆壁上所描寫的牧師與魔鬼中的慘狀。

在第四回中，雌鬼再嫁，反對“從一而終”的陋習，並且反對貞操，還有些地方提倡性學，與紅墳比美；無怪乎有些人說：受匡出版也要提倡性學了。

末了幾章不是神話，便是鬼話，我因為忙，沒法來詳細批評，末了，也不免前人舊套，團圓結局。

我們記得何典，是吳稚暉先生的文學老師，大概因為何典是一本趣書，所以弄到吳先生變做一個趣人，（將或許有些閱者也會有同樣的結果！）笑。）吳先生生的趣話多得很：不必說民國

肥元前吳先生在公共會場上裸體唱灘簧來籌款……
單就民國元年，（八十歲以後的趣話，畧畧談談，
司閱者開心！開心！開心：

（一）吳先生不要二等嘉禾章：我們曉得吳先生是一個老國民黨，同時也是一個老無政府黨；這是吳先生自己聲明的。我們在法國所出版的新世紀雜誌中，還看見許多吳先生的無政府主義論著。在民國元年，一般革命偉人，都要論功行賞；馮自由先生做了北京稽勳司長，只給吳先生一個二等嘉禾章；吳先生素來看破一切虛榮，那里肯受，所以他更打了一封回電，要問問嘉禾章值得幾文錢一兩？後來吳先生在上海報上罵馮先生是袁世凱暗探，馮先生便要同他打官司，向上海法庭控告他。吳先生到了法庭，先要問吳暗探是否一種官職？所以他說馮先生是暗探，不是一種誣捏，只是一種恭維！吳先生便打勝仗了。

（二）不要留學生官費：吳先生素來主張移家就學，勤工儉學……政府曉得他不要二等嘉禾章，便給他一個官費留學額，但他不要；再給他的兒子，也不受；又給他的女兒，受了。人問其故？他說：女兒不是吳家人，將來一定要給他人的，受了，

與吳家無涉！結果一個人的官費，便能夠實行移家就學，到倫敦去了。因為吳先生的經濟學非常利害。他利用外人的廢物，外人不吃的豬腸臟，他便很便宜得回來一家受用了。

(三)不做長：吳先生曾經告訴過我，他一生不做長，但他在民國十年時，居然到法國就里昂中法大學校長職，並且私自帶了一班冒牌的無政府黨，如李同仁，黃涓聲，劉石心，章警秋等，並且又帶了一班江蘇蘇錫的皇親國戚，來享受廣東的公費，居然做成一個吳（與“無”同音）政府的世界。後來這個吳政府鬧到翻天覆地，因為有些“外江”的學生，沒有享受得這種特別的皇恩，要同他算帳；結果吳先生便要裝成一個假人，眠在牀上；原來他已經跑到倫敦朝見黃臉婆去了。只留下一篇“臨別贈言”。去年南京政府因為吳先生努力反共，便給他做總政治部主任，主任又不是“長”！聽說吳先生也不肯幹啊！

(四)不要錢：我聽得吳先生是不要錢的，不過他也許“逢官就取庫支錢”，不做官而做“官亞爹”！他自稱是一個有政府的國民黨黨員，同時化了灰也是一個無政府黨，這種談諧的牙

盾的跨黨的行爲，在歐美各國所常有的。他雖然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黨，但他極力反對共產黨，大概他是看見俄國的無政府黨同志，受了共產黨種種虐待，中國共產黨又想篡奪國民黨，所以要大賣氣力來反共。聽他自述在七個月反共中，只得了二千多元；的確，共產黨大復仇，單在廣州焚燒，也不只千萬元，區區二千多元，算什麼一回事！

吳先生讀了何典？一書，便喜歡罵人，打筆墨官司也戰勝了汪精衛，可見得讀何典？一書，功效非常之大！我讀了這一本書也不能不說幾句話，同吳先生玩笑玩笑！

常人作序，總有許多恭維話，但我這一篇差不多總是罵人的，剛剛與常人相反，只是「喝倒彩」。很對不起閱者和學匡出版部！尤其對不起吳老先生！

民國十七年元旦袁振英叙于震瀛書室

原 序

昔坡公嘗強人說鬼；辭曰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漢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爲也。由是言之，何必引經據典而自詡爲鬼之董狐哉？吾聞諸：天有鬼星；地有鬼國；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盧充有鬼妻，生鬼子；呂覽載黎邱奇鬼；漢書記蔡亭冤鬼；而尺郭之朝吞惡鬼三千，夜吞八百，以鬼爲飯，則較鍾進士之啖鬼尤甚。然或者造無爲有，典而不典。若乃“三年伐鬼”，則見於書；“一車載鬼”，則詳於易；“新鬼大，故鬼小”，則著於春秋。豈祇韓昌黎之送窮鬼，羅友之路見揄鬼，借題發揮，一味搗鬼而已哉？今過路人務以街談巷語，記其道聽塗說，名之曰何典，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實則不離乎開鬼心，扮鬼臉，懷鬼胎，釣鬼火，搶鬼飯，釘鬼門，做鬼戲，搭鬼棚，上鬼黨，登鬼籙，

真可稱一步一個鬼矣。此不典而典者也。吾祇恐讀
是編者疑心生鬼，或入於鬼窟路云。

太平客人題

原 序

無中生有，萃來海外奇談；忙裏偷閒，架就空中樓閣。全憑插科打諢，用不着子曰詩云；詎能嚼字戲文，又何須之乎者也。不過逢場作戲，隨口噴蛆；何妨見景生情，憑空搗鬼。一路順手牽羊，恰似拾蒲鞋配對；到處搜鬚捉蝨，賽過捺迷露做餅。總屬有口無心，安用設身處地；盡是小頭關目，何嫌脫嘴落鬚。新翻騰使出花斧頭，老話豈箍成舊馬桶。陰空撮撮，一相情願；口輕唐唐，半句不通。引得人笑斷肚腸根，歡天喜地；且由我落開黃牙牀，指東說西。天穀海蓋，講來七纏八丫叉；神出鬼沒，鬧得六缸水弗淨。豈是造言生事，偶然口說無憑；任從掇冊考查，方信出於何典。

新年新歲，過路人題於罨頭軒。

何典目錄

第一回	頁數27—43
五臟廟活鬼求兒	三家村死人出世
第二回	頁數44—56
造鬼廟爲酬夢裏緣	做新戲惹出飛來禍
第三回	頁數57—68
搖小船陽溝裏失風	出老林死路上遠轉
第四回	頁數69—80
假燒香賠錢養漢	左嫁人坐產招夫
第五回	頁數81—93
劉莽賊使盡老婆錢	形容鬼領回開口貨
第六回	頁數94—106
活死人討飯遇仙人	臭花娘燒香逢色鬼
第七回	頁數107—118
騷師姑癡心幫色鬼	活死人結髮聘花娘
第八回	頁數119—130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第九回

貪城隍激反大頭鬼

第十回

閻羅王君臣際會

頁數131—145

怯總兵偏聽長舌婦

頁數146—161

活死人夫婦團圓

何典卷一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一回

五藏廟活鬼求兒

三家村死人出世

詞曰：

不會談天說地，不喜敵文嚼字，一味臭噴蛆，
且向人前搗鬼。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

右調如夢令

自從盤古手裡開天闢地以來，便分定上中下三個太平世界。上界是玉皇大帝領着些天神天將，向那虛無縹渺之中，造下無數空中樓閣，住在裏頭；被孫行者大鬧之後，一向無事，且不必說他。中界便是今日大衆所住的花花世界。那些古往今來，忠孝節義，悲歡離合，以及奸詐盜僞，一切可喜，可驚，可笑，可恨之事，也說不盡許多。下界是閻羅

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那閻羅王也不過是鬼做的，手下也有一班牛頭馬面，判官小鬼，相幫着築個酆都城，在陰山背後做了酆都，住在裏頭稱孤道寡，不在話下。

且說這陰山乃下界第一個名山，其大無外，其高無比。一面正臨着苦海，真個是上徹重霄，下臨無地。山脚根頭有一個大谷，四面峯巒圍繞，中間一望平陽，叫做鬼谷。谷中所住的野鬼，也有念書的，也有種田的，也有做手藝，做生意的，東一村，西一落，也不計其數。

其中單表有一處，名曰三家村。村中有一財主，叫做活鬼。他祖上原是窮鬼出身。到這活鬼手裏，發了橫財，做了暴發頭財主，造起三楹院堂四楹廳的古老宅基來，呼奴使婢，甚是受用。家婆雌鬼是打狗灣陰間秀才形容鬼的姐姐。夫妻兩個，都已半中年紀，却從未生育。

一日，因活鬼的生日，雌鬼便端正幾樣小小菜，沾了一壺淡水白酒，要替老公慶陰壽。恰好形容鬼也到來拜壽，便大家團團一桌坐下，搬出菜來：一樣是血灌豬頭，一樣鬪昏鷄，一樣醃雌狗卵，還有無洞蹲蟹，筍管裏煨鯪，捩弗殺鴨——

大碗小盞，擺了一檯，歡呼暢飲。

正在吃得高興，活鬼道：『我們夫妻兩個，一錢弗使，兩錢弗用，吃辛吃苦，做下這點牢人家。如今已有年紀，兒女全無，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壽酒，豈不是買鹹魚放生，死活弗得知的！』

形容鬼便道：『雖說是要養好兒三十前，你們兩個尚不至七老八十。要兒子也養得及，愁他則甚？前日我們那裏來了一個新死亡人，他說陽間有什麼求子之法：倘然沒有兒子，只消到養家神道面前燒炷香，捨個數，便即生子，真是如應如響的。姐夫何不去試他一試？』

活鬼道：『那裏有這話，神道豈是來替人養兒子的？』

雄鬼道：『莫道無神却有神。既有這個老法則，我們去試試也不落脫什麼官銜。倘得一男半女，也不枉爲鬼世。』

活鬼道：『試試固然，好。但到那裏去求好？』

形容鬼道：『我聞得孟婆莊那裏有座五臟廟，廟裏有三個天尊，極是有些有聖。姐夫要求，須到那裏纔是。』

活鬼道：『這裏到孟婆莊，路程遙遠的，那里

便當？』

形容鬼道：『路程雖遠，都是些水路。坐在船裏，與游春白相一般，有甚不便當？』

活鬼道：『既是這般說，老舅可一同去走走，覺得熱鬧些。』

形容鬼道：『且待你逢好日出門時，我來奉陪不遲。』

活鬼道：『揀日不如撞日，就是明日便了。』

形容鬼道：『這也極通。只是明日就要起身，今日須當預先端正；省得臨時上橋馬撒尿，手忙腳亂的。我也要回家說聲，方好同去。』

活鬼道：『這個自然。』

一面說，又喫了幾鍾罰酒，用過矮麵，形容鬼作別回去。

活鬼便到鬼店裏買了些香燭之類，又叫了一隻兩來船回來，千端百整。到了次日，活鬼便教鬼同先把行李搬在船上，一面端整早飯。湊巧形容鬼也到了，便大家喫飽了清水白米飯，喊鬼同跟了，一同來到船頭。形容鬼伸着前脚，跨上船去，只見那隻船直澀轉來，幾乎做了踏沉船，連忙拔起脚道：

『姐夫，怎麼叫這隻船？如此澀法！』

活鬼笑道：『虧你做了陰間秀才！難道連孟子的說話都忘記了！』

形容鬼道：『有甚說話，我却不記得。』

活鬼道：『孟子上說的：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隻兩來船，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教他怎麼不混？』

形容鬼也笑道：『我雖做了秀才，那些四書五經，都已嘔還先生，那里還記得？』

兩個說說笑笑，上了船，艚公便把船撐開，搖着乾櫓，慢慢的一路行去。

活鬼道：『這裡到孟婆莊有許多路，若這般初一一櫓，初二一櫓的，幾時纔到！爲甚不使起篷來？』

艚公道：『使篷須看風色。如今尙在陰溝裏，七彎八曲的，一路風頭弗順，怎麼使法？相公既然要緊，待我們夥計上去背起水緯來，就快了。直等到了奈河裏，纔好使篷。』

活鬼道：『既如此，快上去背。』

艚公便把船停住。船上夥計注好緯繩，跳上乾岸。活鬼便教鬼團替他將船撐一撐。鬼團拿起撐篙，用盡平生之力，望岸上一撐；不道趁水推落。船

便望着對岸直攬撐去。

船公道：『你這小弟弟，真是個笨賊！又弗是撐弗開的船頭，何消用這些氣力。撐船主要捉順絲縷，望前撐去，怎倒這般橫撐船起來！你可坐下，如今不用撐了。』

鬼團便放下篙子，蹺起半只卵子，坐在船頭上，一路看那岸上過路人蹟。到得陰溝口頭，只見經岸旁邊，蹲着一隻噴鼻癩團，（註：蛤蟆也）擡頭望着天上一羣天鵝，正在那里想喫天鵝肉，看見他們船過，便望清白河水裏一跳，却被一條倒拔蛇啣住不放。鬼團忙拿取洗辰拖把，却待打去。

活鬼喝道：『蛇自過，犬自行，你去打他則甚？』喝聲未絕，鬼團已將拖把打去，恰正打蛇打在七寸裏，早亡命盡祿絕，浮在水面上。癩團也隨風逐浪去了。

船出了陰溝，到得奈河裏，湊巧遇着極順的鬼陣頭風，但見水往船隻，也有隨風轉舵的，也有趁水推船的，盡在那里翼篷掉搶。活鬼大喜，忙教船公也快使篷來。船公便把十二葉篷扯足了，那隻船便雲飛射箭一般，望前行去。

形容鬼道：『姐夫悶了幾時，如今這樣順風順

水，難道還不開心？』

兩個說說笑笑，正在高興，只見鮑公手忙腳亂的落下篷來。

活鬼道：『難得這樣兜鮑順風，怎麼就要落他？』

鮑公道：『前面奈河橋來了。』

活鬼向前一望，只見那橋還遠遠的，看去不甚分明，便道：『橋還遠着多哩，怎就這般要緊？』

鮑公道：『我們行船的老秘訣，須要遠橋三里就落篷，方能船到橋，直苗苗。』

活鬼無奈，只得由他落下，仍把乾橈搖着。

看看來到橋邊，只見一個老鬼，頸上掛串數珠，腰裏束條黃布，雙手捧了卵子，跨着大步，慢慢的跑過橋去。

活鬼笑道：『你看這老鬼，怎不把緊橋欄杆，倒捧好一個張驢硬卵？難道怕人敲了去不成？』

鮑公道：『相公們不知近來奈河橋上，出了一個屁精，專好把人的卵當笛吹。遇有過橋的善人老卵當拖，他便鑽出來摸卵腔，把卵敲住不放；多有被他敲落的。饒是這等捧好，還常常敲卵弗着敲了腔去。所以那些奈河橋上善人，都是這般捧卵子過

橋的。』

形容鬼道：『真是山山出老虎，處處有強人。我們打狗灣裏，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叫做甚麼蝮蠱哥，有時伸長腳，賴在路頭路腦。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不小心踏着了牠，便兩頭一齊蹶起，吹出一口斜氣來，把人呵得卵脬大如腿，連走路都是不便當的。』

說話之間，不覺船已過橋，仍舊扯足滿篷，往前行去。

到了孟婆莊上，艚公把船歇定。兩個上了岸，鬼園拿着香籃，一路去尋那五臟廟。不題。

且說那孟婆莊當初不過一個小小村落，甚是荒涼。自從孟婆開了茶館，那些閒神野鬼，都來吃清茶頑耍，登時熱鬧起來。這些左隣右舍，見了眼熟不過，也不顧開店容易守店難，大家想吃得生意飯來：也有開鬼酒店的，也有開鬼豆腐店的，也有開鬼南貨店的，漸漸的只管多起來。這家起屋，那家造房，日積月累，不覺成了個大鬼市。真個鬼惡湊集，鬧熱不過的。

這裡活鬼同着形容鬼一路行來，到了孟婆茶館門首，看他門面上掛個回報招牌，寫着『來搗館』

三個白字。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蛇頭接尾爬的前門進，後門出，幾乎連階沿磚都踏爛易（註：破爛也）了。

形容鬼便道：『出名的孟婆湯，從不曾吃着滋味。我們難得到此，不可錯過：進去吃他一碗嘗新。』

三個走進店堂裏，揀個好坐場，爬檯閣腳的坐定。走堂的看見，便滾了三碗孟婆湯，放在桌上，問道：

『客人可用小點心麼？』

形容鬼道：『有什麼好點心？也用得着些。』

走堂道：『這裡有丟頂蒸捲，濕乾糰子，酥迷糖，松霧餅，是名的。』

活鬼道：『我倒還要去燒香捨數，有素的纔好。』

走堂道：『迷霧餅，酥，糖是素的。』

活鬼道：『酥迷糖是要餓睡去拌的，反弄得餓睡拌乾，倒是餅罷了。』

走堂去頂了一泛供餅來，擺在面前。三個狼獾虎嘯吃了一陣，會過茶錢，起身問道：

『這裡有摩五臟廟在那里？』

走堂把手指着道：『你們跨出大門，一直望前

跑去，碰鼻頭轉灣，到了市梢頭，就看得見了。』

兩個依言走去，到了廟前，只見兩扇廟門，半開半掩，闔着一條夾漆縫。形容鬼便踏上階沿去，推開廟門，看是甚麼神道。只見中間塑着個鷹精彌陀佛，落開一張顛死嘴，凸出了寬急肚皮，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兩旁塑着四個杉木金剛。轉入後面，來到大殿上，但見中間塑着三尊拜靈的泥菩薩：當中是窮極無量天尊，張開一雙無眉眼，落開一個黃牙牀，露出那個大喉嚨，喉嚨裏伸出一隻手來，左手捏着入門訣，右手滾個送死拳頭；上首是逍遙快樂天尊，緋紅一個狗獾面孔，兩隻軟耳朵，頤下七五根鬚孔注牙鬚；下首是苦惱天尊，果然是那個冷粥面孔，兩道火燒眉毛上打着幾個捉狗結，一個線香鼻頭，鼻頭管裏打着樁子。東邊掛一口木鐘，西邊架一面邊鼓。側首坐着幾個歪嘴和尚，把棒槌敲着木魚，正在那里念那夾和金剛經；看見他們入來，曉得是燒香的，慌忙起身相迎。一個向鬼圓手裏接了香籃，取出那對倒澆蠟燭來點着，又把斷頭香燒在爐裏；一面撞起木鐘，打着邊鼓，伺候拜佛。活鬼朝上跪下，通陳了心事，磕了一頓響頭，方纔起來與和尚施禮。

說了幾句死話，正要坐地，形容鬼道：

『好佛在後殿，我們再到後面去看看。』

和尚便陪了他們，來到後面，看時，却正是那新修好的五臟殿，當中坐個滿嘴那謨佛，兩旁排列着十八尊木羅漢，活鬼忙磕下頭去。

形容鬼道：『姐夫果然一念誠心，見了大佛儘磕拜。』

活鬼道：『既到這裏，豈可揀佛燒香。』

形容鬼等他拜完了，便道：『姐夫可要數數羅漢去？』

活鬼道：『怎麼數法？』

形容鬼道：『挨順了逐尊數去，數着好的便好，數着歹的就歹。』

活鬼道：『你先數。』

形容鬼便逐一數去，恰數着了鴨雀和菩薩，活鬼也照樣數去，却是大耳朵菩薩。

和尚道：『兩位相公真是有福氣，數着的都是好菩薩。』

鬼鬪便道：『待我也來數數，看是甚麼菩薩。』

一路數去，只見那尊神道鬼眉鬼眼，甚覺難看，便問道：

『這可是救命王菩薩麼？』

和尚道：『不是，這叫做摩化揚煞神君！』

正在說笑，形容鬼忽覺一陣肚腸痛，放出一個熱屁來，連忙掩住屁股道：『撒屁常防尿出。這裏可有應急尿坑的麼？』

和尚把手指着道：『相公從這條肉衙堂裏進去，抄過了衙堂便是。』

形容鬼依言走去，果有一隻牢坑，上面鋪着石屎坑板。一羣臭老鼠，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看見形容鬼到來，一閃走散。形容鬼恐怕爬坑缸弗上，做了一個大勢頭跨上板去。往下一看，坑裏都是夾弗斷屎連頭，無萬大千的大更蛆，在內擦來擦去。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念一，擦開尖屁股，顯出那個無框檔的碩大屎孔，蹲在上面，一連放了十七八個臀後屁，隨後屁出大堆軟屎來，幾乎連那條葱管肚腸都屬落了！

出空了肚皮起來，束好褲子，正要走動，忽聞坑裏有鳴咽之聲；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落坑狗，在裏裏囓蛆。形容鬼見旁邊繫着根青竹頭，便拿起來望狗身上戳去。那隻狗看見，便嗷的一聲，噴出一口臭蛆來。形容鬼大怒，把青竹帶戳帶擻的掬了

一陣，攪得希臭膨天。那隻狗打急了，便湧身望上跳將起來。形容鬼恐被扇累，忙把身讓開，被他穿尿坑門逃了去，遂把竹頭放下，走到五臟殿裏。

活鬼正與和尚坐在嫩凳上說話，看見形容鬼走到，便向身邊挖出肉裏錢來，送與和尚做香儀。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送與活鬼道：

『相公拿回去，倘有小舍人驚風撞着了慢郎中，來不及滷湯，吃了就好的。』

活鬼接在手中，千謝萬咕噪的辭別起身。和尚直送出了山門，方纔進去。

兩個一路回來，到得船上，已經有天無日頭哉，連忙扳轉船頭就搖。誰知這陣鬼陣頭風還沒有住，一路都是頂頭大逆風，搖了幾日方能到得三家村裏。兩個起岸回家；艚公隨同鬼團搬了行李起來，算清船錢去了。活鬼自與雌鬼說了一回燒香的話，形容鬼也辭別回去。不題。

可煞作怪：是夜雌鬼便捏鼻頭做起夢來：夢見一家神道，領着一個行當小夥子，走進房中，對着雌鬼道：

『感汝夫妻求子虔誠：今特賜汝一子，乃湯間白面書生下降，將來後福非凡。汝可用心保護。』

只見那小夥子走至牀前，揭開雌鬼被頭，望着雌鬼膀褲襠裏亂鑽。雌鬼着急，忙把手去推，那里推得住？已被他鑽入肚裏去了。嚇出一身冷汗醒來，告訴活鬼。

活鬼道：『既是天尊顯聖，將來生子是十拿十穩的了。但不知這尊神道是甚麼模樣的。』

雌鬼道：『我也看不仔細，只見他眉毛打結着。』

活鬼道：『不消說，這是苦惱天尊了。』

從此雌鬼便懷着鬼胎。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鬼來。夫妻大喜，如獲至寶。形容鬼曉得生了外甥，又是他撮掇去求來的，如何不喜？便即買了一對昏頭鷄，一塊爨腿肉，幾條放生鹹魚，一盤切只龜賣鴨蛋，教個毛頭團挑了，自己戴了高帽子，穿件萬年衣，來到姐夫家。正值活鬼在家裏燒三朝，就唱個扁喏，道了喜。坐了一回，隨到房中來問姐姐的安。

雌鬼道：『兄弟來得正好。你是讀書人，可替外甥題個鬼名。』

形容鬼想了一想，道：『就叫活死人何如？』

活鬼大喜道『極好；正是這等便了。』

只見鬼園走來說道：『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請到了。』

活鬼便與形容鬼出來接人待物；一面就擺出酒來，大家坐下。正是酒落歡腸，猜拳豁指頭的吃了一陣。

內中一個對門鄉鄰，叫做扛喪鬼，問道：

『前日聞得活大哥會到五臟廟去求子，因此得了令郎；不知那里學來這個妙法？却是怎樣求的？乞指示一二，也讓我們見識見識。』

活鬼道：『我本也不知就裏，是個新死亡人說起，陽間有此法，因此亦去試試；也不過燒炷香，許個願罷了，不料果有靈驗。』

又一個隔壁鄉鄰，叫做六事鬼，便接口道：

『許了甚麼願，就這等感應的快？』

活鬼道：『那時也不會料到這般靈驗，不過趁嘴造了幾句道：「倘然生了兒子，便把天尊來做家堂菩薩，就在三家村裏起鬼廟來供養。」說便這般說，只是太許大了，一歇晨光還弗起。料想口說無憑，天尊也不計較的。』

扛喪鬼道：『這使不得。老話頭：寧許人，莫許神。既然許出了口，也是縮弗轉的。難道好拔短

梯不成？將來怎好再見天尊面？你橫豎銅錢堆出大門外；也不必像孟婆莊那里造這大廟，正叫鄉下獅子鄉下跳，將就起隻三進四院堂的小廟來供養着，就是了。』

活鬼道『諸事也還容易；只是尋那塊屋基地，又要好風水，又要無關礙，却倒千難萬難。』

扛喪鬼道：『村西頭那片勢利場，青草沒人頭的情空在那里，何不就起在上面？大家燒香便當，豈不好麼？』

六事鬼不覺拍手拍脚大笑起來，道：『極通極通。活大哥快些起巴廟來，我們都來燒香。』

活鬼道：『忙不在一時。且待小兒滿了月，那時揀個吉日其時動手不遲。』

衆鬼俱道：『說得是。』遂都起身謝別回去。

活鬼送衆鬼出門，回來告訴雌鬼，雌鬼也甚歡喜。

日子易過，不覺已是滿月。隨又齋了別過老壽星，抱出活死人來。剃頭人便把他兜頭一杓冷水，拿匙缸引來就剃。真是冷水剃得頂髮落，頃刻剃了光光頭。又做下許多蠟燭，各處蟠籐親眷都送過了。然後揀個好日，端正木石磚瓦，到勢利場上

來起造鬼廟。不題。

只因這隻廟一起，有分教非惟陪飯折工夫，還要擔錢買憔悴。要知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繭夾二先生曰：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活鬼既做了財主家邊，豈不望養兒待老。無如力不從心，只好付之天命。一旦得新死亡人傳聞之言，方知天底世下，除了死法，更有活法。于是不顧路程遙遠，乘船駕槽，一念誠心，燒香捨數。雖不免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之謂，然早已感動神明，夢中送子；遂能懷着鬼胎，生出小鬼。將來靠老終身，傳宗接代，不怕無鬼頂扛。豈非神聖有靈，佛天保佑乎？雌鬼云：『莫道無神却有神，』誠然哉。

何典卷二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二回

造鬼廟爲酬夢裏緣

做新戲惹出飛來禍

詞曰：

自家下種妻懷胎，反說天尊引送來。只道生兒
萬事足，那知倒是禍根芽。做鬼戲，惹飛災
。賊官墨吏盡貪財。銀錢詐去猶還可，性命交
關實可哀。

右調思佳客

話說活鬼因求着了兒子活死人，要在這三家村
勢利場上起座鬼廟來還那願心，辦齊了磚頭石塊，
攪下無數木梢，叫了五色匠人，那消半年六個月，
早已把座鬼廟造得齊齊整整。中間大殿上，也塑三
位天尊。因夢中送子來的是苦惱天尊，故把他塑在

劈居中。上首塑了窮極無量天尊，下首塑了逍遙快樂天尊。那些相貌裝束，都照依孟婆莊那里一樣。山門裡塑個遮眼神道，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代替了懊躑彌陀佛。後面也換了一尊半截觀音。又請一個怕辰和尚，住在廟中侍奉香火，收拾得金光燦爛。

村中那些大男小女，曉得廟已起好，都成羣結隊的到來燒香白相。正是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見了後殿半截觀音，盡皆歡天喜地，道：

『向常村裏娘娘們要燒炷香，都要趕到惡狗村火燒觀音堂裏去，路程遙遠的，甚覺不便。如今這里也有了觀音，豈不便當？』大家感激活鬼不了。

扛輿鬼便搭了一起鬼朋友，對了枝枝分，直到鄴都城裏，叫了有名的不搭班戲子，來替活鬼敬神賀喜。就在新廟前搭起一座大鬼棚來，掛了許多招架羊角燈，排下無數冷板凳。那四面八方到來看戲的野鬼，無千無萬，幾乎把一片勢利場都擠滿了。

活鬼也辦了祭禮，同着雌鬼到來齋獻，把三牲擡入廟中，擺在金鎗架子上，衆鬼看時，當中是一頭豬圈裏黃牛，上首是一隻觸呆豬婆，下首是一腔舔刀羊嘖嘖，還有許多供果，素菜，鬼饅頭，堆滿

了一供桌。活鬼到了神前，把松香摻在燼裏，敬了一杯滴血酒，夫妻都磕了頭起來，謝了衆鬼，一齊到棚中坐定。

只見班中那個老戲頭，把戲單送來，請活鬼點戲。

活鬼道：『我是真外行，點不來的，隨你們煉好看的做便了。』

形容鬼伸長頸骨，把戲單一望，便道：『這些老戲目，都是大王爺串的。今日我們求了還願，是陰間創見的事，須做幾齣新戲，纔覺相稱。』

老戲頭道：『要新戲易如反掌。我們班中新編的幾齣把戲（註 話把戲，話柄也），却都熱鬧好看。』

衆鬼都道：『如此甚妙。』

戲頭便向衆脚^子說了，打起鬧場鑼鼓，舌頭上跳過加官，後面一齣一齣的只管做出來。衆鬼看時，却是些鬼鬧張天師，鍾馗嫁姊妹，觀音抽肚腸，金剛箍鐵尺，六賊戲彌陀，賭神收徒弟，壽星遊虎邱，小鬼跌金剛，許多新戲，果真熱鬧好看。衆鬼喝采不迭。

正在看得高興，忽然戲場上鴉飛鷓亂起來。那

些看戲的，都一斜眼望着開處擁將去，口中說道：

『去看酒鬼相打。』

原來扛喪鬼是這三家村裏的鬼地方，聽得有鬼相打，忙隨衆鬼軋去。看時，已經打過。但見一個死鬼，打得血破狼籍，直僵僵躺在地下。扛喪鬼看見，嚇得面如土色，忙問道：

『這是甚麼鬼？爲着何事？被誰打死的？』

有認得的說道：『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叫做破面鬼，正詐酒三分醉的在戲場上耀武揚威，橫衝直撞的罵海罵山，不知撞了荒山裏的黑漆大頭鬼，恰正釘耳碰着鐵頭，兩個牛頭高，馬頭高，長洲弗才吳縣的就打起來了。可憐這破面鬼杆自長則剛大則弗，又出名的大氣力，好拳棒，誰知撞了黑漆大頭鬼，也就經不起三拳兩腳，一樣跌倒地下，想拳經不起來了。』

扛喪鬼道：『既是黑漆大頭鬼打死的，如今兇身卅里去了？』

衆鬼道：『逃去長遠了。』

扛喪鬼道：『你們既然親知目覩，怎不攔住了他，却放他逃了去？』

衆鬼道：『你這地方老爹又來了！那黑漆大頭

鬼是要在餓鬼道上做人夥強盜的，饒得破面鬼這等氣力，尚不夠他三拳兩腳就送了終。我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那個攔得住？難道性命是鹽換來的麼？』

扛喪鬼聽了無可如何，只得回到棚中，對衆鬼說知。衆鬼曉得催命鬼是當市土地手下第一個得用差人，平日拿本官做了大靠背，專一在地獄上紮火圍，拿說頭，喫白食詐人的。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死，怎肯干休？少弗得要經官動府，恐怕纏在入斗槽裏，盡皆着急。也等不得完戲，忙把戲子打發起身；一面拆棚，一面去報催命鬼得知。那些看戲的野鬼，見戲子已去，大家盡怕糾纏，頃刻跑得乾乾淨淨。活鬼隨同衆鬼，將許多家私什物，忙忙的搬回家去。幸虧人多手雜，一霎時都已七停八當。扛喪鬼自在廟前照應，等這催命鬼到來。

不一時，催命鬼領了幾個弟男子姪來到廟前。扛喪鬼接着，先告訴了一通，領他看過屍靈橫骨，然後說起『兇身逃去，如今作何計較？』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伸冤理枉，只殼眼趕來打個撒花開頂，殺殺勝會，再詐些銀錢用用。不料到得廟前，却早靜悄悄地，已是敗興；又聽得兇身是荒山裏黑漆大

罪鬼，不覺冷了下半段，冤不得也做起屍親面孔來，說道：

『戲場上人千人萬的所在，青天白日，由強盜到來，把平民百姓打死，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倒說作何計較！虧你做了鬼地方，說出這樣風涼話來！如今也不用千言萬語，只要交還我兇身，萬事全休。若交代弗出，只怕你地方變了地圓地扁，還不得乾淨哩！』說罷，就要回去。

扛喪鬼着急，連忙一把拖住道：『你也不必性急。凡百事體，也須有話熟商量。我們且到廟裏去，斟酌一團道理出來。』

把催命鬼引入鬼廟裏坐下說道：『這個兇身，真說我交代弗出，就是官府，只怕也不敢輕易去拿他的。依我算計，倒不如捉豬墊狗，上了活鬼的船罷。』

催命鬼道：『怎麼上他的船？』

扛喪鬼道：『這節事，皆因為活鬼養了嫡頂大兒子，說是甚麼天曾送來的；因此白地上開花，造着鬼廟，又做甚麼還願戲，以致令弟遭此一劫。那活鬼是個暴發頭財主，還不曾見過食面。只消說他膽言生事，頂名告他一狀，不怕不拿大錠大帛出來

買靜求安；連土地老爺也好作成他發注大財，你道如何？』

催命鬼笑道：『我正肚裏打這草稿，不料你的算計，却倒與我暗合道妙，可稱英雄所見略同。自古道：無說不成狀。正是這等幹去便了。』就在廟裏寫好狀詞，把些惡水盡澆在活鬼身上，趕到當方土地那里告了陰狀。

原來那土地叫做餓殺鬼，又貪又酷，是個要財不要命的主兒；平素日間，也曉得活鬼是個財主，只因螞蟻弗叮無縫磚塔，不便去發想；忽見催命鬼來告他，知道大生意上門，即便准了狀詞。因催命鬼是原告，不便就差他，另簽了令死鬼立時立刻去拿活鬼。自己一面坐了狗絡轎，許多作皂隸簇擁着，來到鬼廟前。令死鬼已將活鬼及隔壁鄉隣六事鬼都已拿到。扛喪鬼這日做了屍場上地方，好不忙亂！土地到了屍場上，相過了屍，又將鬼廟周圍看了一回，即便坐在廟中，先叫扛喪鬼上去，責他做了鬼地方，不曾預先舉報，打了幾十迎風板子。再叫六事鬼去，也要捺住兩頭打當中。幸虧六事鬼口舌利便，再四央求，方纔饒了。然後叫活鬼上去，不問情由，就是一頓風流屁股，打得活鬼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爺娘皇天』的亂喊。及至打完了，問他『爲甚造言生事？』活鬼已經嚇昏，那里回報得出？就說三言兩語，也是牛頭弗對馬嘴的。土地也不再問，把他上了全副刑具，帶去下在黑暗地獄裏，說要辦他個妖言惑衆的罪名。

雌鬼在家裏，得知這個消息，嚇得兩耳朵發白，忙與形容鬼相商。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經絡，茫茫無定見的，只得請六事鬼來與他斟酌。

六事鬼道：『我曉得這餓殺鬼是要向銅錢眼裏翻筋斗的。今日把活大哥這等打法，便是個下馬威，使活大哥怕他打，不敢不送銀子與他的意思。如今也沒別法。老話頭：不怕官，只怕管。在他簷下過，不敢不低頭。只得要將銅錢銀子出去打點。倘然准了妖言惑衆，是殺了頭還要問充軍的，怎麼當得起？』

雌鬼見說，愈加着忙，只得央他們去尋門路打點。

兩個來到衙門前，尋鬼打話，都說『活鬼是個百萬貫財主，土地老爺要想在他身上起家發福的。若要摸耳朵，也須送他九籃八蒲簍銀子，少也開弗出嘴。』問來問去，都是這般說，只得瀟了屁股回

來。

行到半路頭上，六事鬼忽然想起：那土地餓殺鬼非但貪財，又極好色，他手下有個門子：叫做劉打鬼，當官名字又叫做劉莽賊，年紀不多，生得頭端面正。他的母親劉娘娘，也生來細腰長頸，甚是標緻。娘兒兩個，都是這餓殺鬼的婊子。劉打鬼有個好娘舅，曾與六事鬼有一面之識，遂同形容鬼先去尋着好娘舅，央他領到劉家。那好娘舅是個爛好人，便與他一同跑到劉娘娘家去。

劉打鬼見是娘舅領來的，不敢怠慢，連忙接進客位。叙了些寒溫，兩個說起來意，要求他娘兒們在餓殺鬼面前話個人情。

劉打鬼道：『與土地老爺講話，却是非錢不行的，若沒錢時，憑你親爺娘活老子，話出靈天表來，他也只當耳邊風。我們亦不好空口白牙去說什麼。』

形容鬼道：『舍親雖說是個財主，其實外頭嚇殺裏頭空，却是有名無實的。如今既遭了這般飛來橫禍，也說不得自然要把銀子出來做買命錢了。只要老弟在老爺面前周旋其事，求他只好看瓜刮皮，不要扳只壺盧樞子就夠了。』

劉打鬼道：『老話頭：有錢使得鬼推磨。你們既有銀錢送他，他烏眼睛見了白銅錢，少不得歡天喜地，把令親從輕發落的。愁他則甚？』

劉娘娘道：『十個人十樣性。你又不是老爺肚皮裏蛔蟲，就這等拿得穩！老爺雖說見錢眼開，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氣，方好講唇。』

劉打鬼道：『阿媽說得是。待我去討個尺寸出來。』遂起身出門。

不一時，回來說道：『老爺起初做腔做勢，當不得我花言巧語說去，他滅弗得情，方纔許了論萬銀子；再少也不好說。在令親身上，也不過似牯牛身上拔根毛，無甚大不了的。只是那個屍親催命鬼，與這地方扛喪鬼，都是殺人弗怕血腥氣的朋友。你們也要與他講通徹了。若未曾明白，要防他趕上司。土地老爺也未便私做主張，就將令親輕饒放赦。』

六事鬼道：『那個鬼地方，是我們的好鄉鄰，我們自與他打託便了。那屍親與老弟同衙門吃飯，自然衙門情熟，就借重老弟與他講一講，不知可使得麼？』

劉打鬼道：『有甚使不得！你們再坐一坐，待我去尋他講講看。』

去不多時，同了催命鬼到來，說起這事。催命鬼起初大只收弗小，越話越離經的，那里講得明白？

劉娘娘勸道：『老爺已經許了，你只管執之一見，枉苦空做閒冤家。我這裏粗斷一句，送你千把銀子；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攪，你可看我面上，差不多點罷了。』

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頭邊告狀，不敢不依；況與活鬼本來無甚深讐闊恨，也就得巧便回頭應承了。

劉娘娘道，『如今事已千停百妥，你們去端正銀子來便了。』

兩個謝別回家，說與雌鬼得知。事出無奈，只得措置銀子。活鬼雖說是個財主，前日造廟時已將現銀子用來七打八；今又猝不及備，要拿出准千准萬銀子來，甚覺費力。雖不至賣家掘產，也未免挪衣剝當，湊足了數目，送到劉家，交代明白，囑他早早完結。

劉打鬼道：『這個不必費心。難道我們坑在屋

裡護出小銀子來不成！自然就送去的。大都非明卽後，便把令親發放，也未可知。你們放心拓膽便了』

打發兩個起了身，娘兒們商議將銀子落起大一半，拿小一半來送與餓殺鬼，催他就將活鬼放出。果然錢可通神：次日餓殺鬼坐堂，便將活鬼吊出獄來，開了刑具，把前日事情解釋了幾句，放他回家

正是得錢弗揀主，錢多那怕嚇生人。不知活鬼回去，可有別說，且聽下回分解。

纏夾二先生曰：活鬼只爲有了幾個臭銅錢，纔生得一個小鬼；遽爾有事爲榮，賣弄手中有物，向地上開花，造起甚麼鬼廟來。緣此而聚集人衆，搭鬼棚，做鬼戲，引得酒鬼相打，攪出人性命來。歸根結底，把一場着水人命，一盤擡歸去。還虧有錢使得鬼推磨，不曾問成切卯頭罪。然已不免下監下鋪，喫打罰贖，弄得了家丁命。反不若前頭一張卵，後頭一個屎孔，

窮出狗而極出屁的人，儘管苦中作樂，不怕人齷脫卵脬柄也。或曰：活鬼之遭此飛來橫禍，蓋係坟上風水應當破財耳；若謂其算計弗通，自作自受，豈非冤哉枉也！

何典卷三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三回

搖小船陽溝裏失風

出老材死路上遠轉

詞曰：

行船走馬三分命，古人說話原該聽。何必海洋中，陽溝也失風。受多寒濕氣，病倒真難治。空有安心丸，焉能免下棺。

右調重疊金

話說活鬼自破土地捉去，下在暗地獄裏，伸手不見五指頭的，已覺昏悶；再加一班牢頭禁子，個個如狼似虎，把他擺佈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要死弗得活，真是度日如年。忽然土地來弔他出獄，正不知是禍是福，心裏賊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只見餓殺鬼坐在上面，聲色不動，反好說好話的放

了他，真似死裏逃生，連忙磕個响頭謝了，走出衙門。湊巧形容鬼與六事鬼兩個到來早打聽，恰好接着。大家歡喜，擁着便走。

形容鬼見活鬼行作動步，甚覺不便，問道：『姐夫身上甚痛刺？怎麼這般搭脚搭手的？』

活鬼道：『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瘡，在暗地獄裏討個爛膏藥搗了，倒變成爛屁股，好不疼痛！』

六事鬼道：『既如此，不可跑傷了。我們且到前面陽溝裡，看有什麼搖小船，叫他一隻，坐了回去。』

三個來到陽溝頭，湊巧一隻小船，傍在大船邊，歇在那里。六事鬼便喊道：『這隻小船可是搖生意的麼？』

只見船艙裏鑽出一個赤脚漢來，答道：『正是。客人要那里去？可到船上來坐。也好待我下棹就搖。』

形容鬼道：『我們要到三家村去，你可認得麼？』

船公道：『這里搖去，見港就扳頭，隨彎倒彎行去便是。怎麼不認得？』

形容鬼便扶攙活鬼，一同下了船，開船回去。

活鬼還只道土地自己想放了他，倒也安心樂意。只見六事鬼說起他被土地捉去時，家中如何着急，如何尋門路不着；直等尋着好娘舅領到劉家，催命鬼又怎麼作難，連扛喪鬼也不曾打他白客，用了許多銀子，纔得安然無事，放了出來：前前後後，一本直說。活鬼聽得用去許多銀子，不覺怒氣填胸，一口氣接不上來，登時白沫直出，倒在船中。兩個嚇得魂不附體，連忙扶他起來，一頭拍胸脯，一頭叫名叫姓的呼喚；弄了好一回，漸漸喉喘頭轉氣，甦醒轉來。

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裡活鬼纔得甦醒，忽然昏天黑地，起來一陣勃來風，吹得那陽溝河水漲三分，霎時間船橫蘆筐罷起來。那舡公把舵弗定，一個鷓子翻身，撲通的跌下水去。形容鬼着急，連忙拿起篙子，要想撐傍岸邊。誰知逆水裏撐篙，有如撐了硬頭船，那里做得半分主張？那舡公游到船傍，扳着船要想爬起來。形容鬼看見，忙僵去將他一把拿住，思量拉他上船。大家狠命一扯，不料那隻小船早已捩牖下水，合了轉來；連這活鬼六事鬼，一齊捉在渾水裏。幸虧六事鬼慣做媒人，是

落水弗沉的，被他撲開水面，把活鬼背上乾岸，早已脚立硬地。這諸公被形容鬼拖住，越盤水越深的，只顧點弗殼深淺起來，弄得頭浸只水；你扯我拽，吃了一肚皮淀清陽溝水，方能爬到岸上。大家鶴得眼白，坐着喘息。

待了好一回，那陣風也痿了，依舊平和水港。船公再盤入水中，將船拖到岸邊。大家用力帮他翻了轉來，仍到船上坐定。重新開船，搖到三家村裏，打發了船去，三個像雨淋鷄一般，跑到家中。

雌鬼看見，吃了一驚，忙問道：『你們可是在奈河橋上失足墮河，弄得這等拖水夾漿，着了濕布衫回來？』

活鬼道：『閒話少說，快拿衣裳出來，大家換了再相商。』

六事鬼道：『我就在貼隔壁，歸去換甚便。』一頭說，就作別回去。

雌鬼拿出一大疋替換衣裳來，兩個把濕衣換下

大家坐定，活鬼方告訴雌鬼：『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跑不動，叫船回來。在陽溝裏失風，翻了船。又在船上曉得你們把銀子像撒灰一般用去，

把我氣得死去還魂，險些兒與你不相見了。你向常用一個錢要掂掂厚薄，也算是一錢如命的。幾時厠落了肚子，就這般大手指桪起來！』

雌鬼道：『你被土地捉去時，嚇得我頭昏耳朵熱。正在無法擺張，幸虧兄弟去尋着這條踏熟門路，又立馬造橋，要許多銀子。那時連肚腸根幾乎急斷。千算萬計，連我的壁挺如意，頭肯簪，趙珠花，俱上了鬼當裏，當出銀子，方能湊足數目送去，弄你出來。倒要這等怪東怪西的，真是弗得相謝反得吐瀉了！』

形容鬼道：『你們也不必相埋怨。這是姊夫破財星進了命，撞着這般無頭禍。在牢獄底頭，真是日頂充軍，夜頂徒罪。一個弗招架，連吃飯家生都要搬場。如今雖然吃打罰贖，仍得安然無事，好好回來，已是一天之喜了。老話頭：銅錢銀子是人身上上的垢，鴨背上的水，去了又來。只要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若只管這等落水要命，上岸要錢的鬼咯碌相罵，連我也蹣跚不安了。』說罷，也要作別回去。

活鬼那里肯放？說道：『明日還要把小炒肉燒燒路頭。多時費心，怎好不喫頓路頭酒回去？』

形容鬼也就托老實住下。只見那活死人已經未學爬，先學走，一路撫牆摸壁的行來，巴在活鬼身邊。

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饅頂上，說道：『真是只愁弗養，弗愁弗長。人說求來子，養弗大，看他這等花白蓬蓬的，怎得養弗大起來？』

形容鬼見那小鬼頭眉花眼笑，嘴裏啣啣啞啞，便道：『我最喜抱弗哭，待我也來抱抱，』便向活鬼手裏接去抱着。說笑了一回，大家收拾困覺。

誰知不到一忽覺轉，活鬼忽然大寒大熱起來，口裏不住的浮說亂話，雌鬼還只道他甦弗蘇醒，叫了幾聲弗應，點包鬼火來看時，只見他面孔脹得緋紅，身上火發火燒，嘴裏嘈開白夾，指手畫腳的亂話，不由的不慌；只得喊起形容鬼來。

形容鬼看了，也覺着急，說道：『這是一場瘟瘡大病，不知這裡可有好郎中麼？』

雌鬼道：『村東頭有個試藥郎中；他自己鑿口說手到病除的，但只怕說嘴郎中無好藥。』

形容鬼道：『不要管他好歹，待我去請他來看，纔得放心。只是不認得他家裏；半夜三更，人生路弗熟的，倘然摸大門弗着起來，便怎麼處？』

雌鬼道『鬼團認得的，教他跟你去便了。』

形容鬼便喊了鬼團，携着黑漆皮燈籠，三脚两步跑到郎中門前；碰門進去，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及，散披散圍的跟了他們就走。

形容鬼一路將病源述與他聽了。到得家裏，方過了脉，那郎中道：『這不過是嚇碎了膽，又受了寒濕氣，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就在身邊挖出眼眇大三五粒丸藥來，遞與形容鬼道：『這是一服安心丸，用元寶湯送下，三兩日就好的。』說罷，便欲起身，形容鬼忙將一個乾癩頭封袋，塞他袖中，叫鬼團點燈相送。

雌鬼已將元寶湯端正，形容鬼帮他將藥灌下。這丸藥是殺渴充飢弗惹禍的，有什麼用？直至次日半上日晝，仍舊弗減退，只得叫鬼團再去候那郎中來。

那郎中看了，依舊換湯弗換藥的拿出兩個紙包來，道：『這是兩服仙人弗識的丸散在內：一服用軟口湯送下，明日再將亂話湯送下一服，包你活龍鮮健便了。』

形容鬼收了藥，送過封袋，打發郎中起了身，照依他說話，把藥吃下去，猶如倒在狗屎裏，一些

也沒用！正叫做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果然犯實了症候，莫說試藥郎中醫弗好，你就請到了狗齧呂洞賓，把他的九轉還魂丹像炒鹽豆一般吃在肚裏，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那活鬼躺在牀上，只管一絲無兩氣的半死半活。雌鬼見他死在頭上轉，好不着急！就像熱煎盤上螞蟻一般，忙忙的到鬼廟裡去請香頭，做野糲子謝竈；講只流年算命，又替他發喪送鬼，叫魂待城隍，忙得頭臭。看這活鬼時，漸漸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顛頭裏去，牙齒齧得鏽釘斷。到得臨死，還撒了一個狗臭屁，把後脚一伸，已去做鬼裏鬼了。

雌鬼那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號腸拍肚的哭嘍叨。

形容鬼等他哭暢了，方纔勸道：『他已叫聲弗應，問聲弗聽的困到長照裏去了。你就登時哭死，與他同死合棺材，也無濟于事。且商量辦後事要緊。』

雌鬼祇得揩乾眼淚，與形容鬼把屍靈扛來，躺在板門上，腳板頭上煨起帛紙。一面又請六事鬼過來相幫，就托他買辦東西。六事鬼拿着些卵串錢，

出去先買了一口老古板的豎頭棺材，其餘用得着的物，一一置辦停當。形容鬼在家中，也主持得七端八正。那活死人雖然還是個小鬼，也未便爺死弗丁憂，一樣的披麻執杖，束了爛草繩，着雙鐵草鞋。雌鬼也戴了沒頭大孝。

等個好時辰，把屍靈揜在破棺材裏，道士搖着鈴注卵子，念了幾句生意經，脰了材蓋。棺材頭邊放下一張掙座檯，供好活牌位，擺上老八樣素菜來：不過是弔長絲瓜，丫叉蘿蔔，老茄子，拖根葱，香菜頭，無皮果子，悶壺盧，大碗救酸齏之類。做過了倒頭羹飯，請送入殮的朋友親眷吃了喪家飯，大家散場。

到得頭七裏，大前頭豎起棒槌接席竿，請了一班火居道士，酒肉和尚，在螺螄殼裏做道場。從此老和尚念苦經，小道士打十番，七七做，八八敲的鬧了四五十日。那形容鬼雖說至親莫若郎舅，到底遠了一步，來三去四的不甚便當。全虧六事鬼早起夜眠，盡心竭力的照應。真是遠親不如近鄰。雌鬼也感激不盡。

只是那口爛頭棺材停在屋裏，恐防爛斷座檯脚。一到斷過七，形容鬼攢掇着，就在陰山脚下尋塊

壞心地，做了鬼墳墳，在太歲頭上動了土，把棺材生好牛車扛，八擡八綽的扛出門去。和尚道士碰起領喪鑊鉞，一大起送殯的鄉鄰親眷隨在後面，抄着近路就跑。

行不到一條長田岸，只見一個老鬼，撐着一根燈草拐棍棒，攔住說道：『你們真是少不經事，只想抄近路！可曉得前面轉灣頂上的爬棺材黃鼠狼麼？』

衆鬼道：『爬棺材黃鼠狼便怎麼？』

老鬼道：『原來你們還沒知道。那黃鼠狼專好齧死人。倘有棺材過去，一大羣蜂擁上前爬住，把死人骷髏頭都齧得乾乾淨淨。所以當日謝家，出棺材遠轉過去的。你們也該小心爲主。』

衆鬼都道：『到底老輩裏說話，不可不聽。我們就打死路上轉過去便了。』

大家撥轉腳板頭望死路上跑去。那雌鬼小脚伶仃，如何跟得上？落在後頭，一步一哭，只顧趕棺材弗着起來。只得喊個練熟鬼弔了，也不顧快行無好步，亂跌亂撞的巴到坎上：跑得髒酸脚軟，坐着喘息。

那棺材已歇在棚中。形容鬼處分把羹飯擺好。

這番不用素鼓榔槌，都是大魚大肉。衆鬼仔細看時：一樣是牯牛卵擘，一樣是顯湯狗頭；一樣是綿羊頸骨，一樣是猪婆耳朵，一樣是獼猴腎爨，一樣是狐狸尾巴，一樣是鑊裏鷓鴣，一樣是擻折驢卵；還有兩色水果：却是翻花石榴，撥皮酸橘子；兩色點心：是碗裏抗春餅，宿蛙大麥糰；三杯寡酒；一碗爛飯；點起兩枝風中之燭。

衆鬼都說：『這活鬼枉做了財主家邊，一生一世，苦喫苦熬，就是小葷腥也不捨得買來吃。直到今日之下，方能拽長檯子擺這一頓富勝酒席，他已喫不下肚子！豈不是枉活鬼世！』三叢叢，四簇簇的談論不了。

等到落地時辰，拜過離別，收開羹飯，把棺材下了泥潭，罨好在爛泥心肝裏，這方是入土爲安。大家收拾回家。

正是憑你會鑽銅錢眼，到頭終墜茅柴根。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繡夾二先生曰：活鬼命裏既能白
手成家，置田買地，造船起屋，掙做

百萬貫財主，也算是茄子大一個星宿了。就使他擁着三妻四妾，兒女成羣，活到壽長千百歲，也該消受得起。誰知纔生得一個小鬼，便就船橫蘆篋，囂起來；一場着水人命，幾乎弄得真弗拉頸上。還虧錢可通神，方能泥補光鮮。尚不能財去身安樂，接連又是一場瘟癘大病，就免不得拋妻棄子，一雙空手見閻王矣。古老上所云『七合升羅八合命，滿只升羅就生病』者，正河鬼之謂也。

何典卷四

纏夾二先生評

過崑山人編定

第四回

假燒香賠錢養漢

左嫁人坐產招夫

詞曰

淚如泉，怨皇天，偏生揀着好姻緣，強教半路捐。

花未薦，貌尚妍，肯伴長眠？紅絲別處牽。

右調雙紅豆

話說雌鬼自從嫁了活鬼，一對好夫好妻，同起同眠的過了半生半世，真是鄉下去妻一步弗撒離的。後來生了活死人，愈加夫全子足，快活不了。誰知樂極生悲，把個頂天立地的大男兒家，跳起來就死了。初時還有些和尚道士，在家中鬧弗清楚，到

也不甚覺着。及至斷了七，出過棺材，諸事停當，弄得家裏冰清水冷。

那個鬼團，自從主人死過，沒了管頭，吃飽了空筲箕裏飯，日日在外閒遊浪蕩，雌鬼也管他不下。一個搭脚阿媽，只曉得燒茶煮飯，踏殺竈堂泥，連大前頭都不到的。一個委尿丫頭，抱了活死人終日趕鄉隣白相，弗到夜也弗肯討槽。雌鬼住在家中，弄得走了前頭沒了後面，叫呼弗答應的，愈覺冷靜。倒還虧六事鬼三日兩頭走過來照應照應。

一日，雌鬼正在家中扯些綿絮，要想翻條脫殼被頭。忽然覺得混身肉骨肉髓的痒起來，好像蛆蟲螞蟻在上面爬的一般。心裏着急，連忙脫開衣裳，看時，只見一羣叮皮蟲，認真在膀罽襠裏翻筋斗。忙用手去捉時，被他一口叮住，痛得渾身都肉麻起來。只得放了手，一眼弗閃的看他。

三不知六事鬼走來，看見雌鬼脫開衣裳呆呆的，只管低着頭看，心中疑惑，輕輕走到跟前一看，不覺失驚道：『怎的活大嫂也生起這件東西來？』

雌鬼喫了一驚，急忙穿好衣裳，說道：『你幾時到來？偷看我是何道理？』

六事鬼道：『這個蟲是硬殼疥蟲考的，其惡無

比·身上有了他，將來還要生蟲簇着，直等爛見骨還不肯好·當時我們的鬼外婆，也爲生了此物，爛斷了皮包骨，幾乎死了，直等弄着一種跳虱放上，把蟲敲乾淨了，方能漸漸好起來的·』

雌鬼忙問道：『你身上可有這跳虱麼？』

六事鬼道：『在家人那里來？這須是和尙出家人纔有兩個·』

正話得頭來，只聽得隔壁喊應六事鬼，說有個野鬼尋他·六事鬼慌忙跑歸·

這雌鬼痒一陣，痛一陣，弄得無法擺張·肚裏千思百量，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時，曾在鬼廟裏請過香頭，何不借着還願做個因由頭，到廟裏去與那怕屍和尚相商，諒必有畫策的·算計已定，重新梳光了直擺頭，換了一身茄花色素服，家裏有現有的香燭拿了一副，叮囑搭脚阿媽看好屋裏，開了後門出去·

那雌鬼原有幾分姿色；戴着孝，更覺俏麗·正是若要俏，須戴三分風流孝·雖然年紀大些，還是個半老佳人，

一路行來，到得鬼廟前，只見兩扇廟門關緊；把手去推時，原來是關門弗落門的，一推就開·走

進裏面，依舊把門關好。那和尚聽得門响，走出來看時，見是雌鬼，連忙接進裡面，替他點上香燭。雌鬼拜了幾拜、應過故事，起來各處遊玩。走到和尚房裏，只見朝外鋪張牙牀，掛頂打皮帳；牀前靠壁，擺一張天然几；一頭一盆跌槲香櫛，一頭隱瓶裏養一枝鼻涕花；中間掛一幅步步起花頭的小單條，旁邊擺着幾條背板凳；牀下安個倒急尿瓶；舖設得甚是齊整。心裏想道：人說三世修來難得搭和尚眠，原來和尚的淨房是這般精緻的。坐在凳上東張西望，只見和尚托着一碗棗兒湯，送到面前。雌鬼是喫慣的，接呷來了幾口，放在桌上，熬不住便道：

『我無事不登三寶殿，要問你可有一件東西麼？』

和尚道：『施主要什麼，小僧若有，自當奉上。』

雌鬼一時問出了口，回味思量，又覺開口告人難；欲要不言，却又話不說不明，弄得千難萬難，紅着鬼臉，不言不語。

那和尚是色中餓鬼，早已心裏明白，便笑嘻嘻挨近身來道：『到底要什麼？却這般又吞又吐的。』

』

雌鬼只得老着面皮說道：『你身上可有虱的麼？』

和尚道：『小僧身上餓皮虱，角虱，跳虱，一應俱全；不知要那一種？』

雌鬼道：『有了這許多，難道虱多弗痒的麼？』

』

和尚道：『小和尚硬如鐵，是虱叮弗動的，那裏會痒？』

雌鬼道：『實不相瞞：因為生了叮皮蟲，聞得要和尚身上跳虱醫的，所以來與你相商。』

和尚道：『這個其容且易。施主且躺躺，待小僧放上便了。』

雌鬼只得躺下，露出緋紅兩個笑靨來。

那和尚平素日間，還要百計鑽求，何況親眼看見，便也老實勿客氣，說道：『省得搜鬚捉虱，等他自已爬上去罷，』

一頭說，一頭便告起奮勇來。那跳虱聞着腥氣，都跳上身來。真是一物治一物，那叮皮蟲見了，便嚇得走頂無路，盡望膀罽襠裏鑽了進去。鑽不及的，都被斃殺。

雌鬼道：『這被他逃去的，眸在裡弄鑽筋透骨的作起怪來，便怎麼處？』

和尚道：『不妨；待我索性再用些力，連未考的疥蟲替你一齊弄殺便了。』

雌鬼沒奈何，只得由他顛之倒之的弄了一陣，方纔歇手。

大家醫好了病，雌鬼便欲起身。

和尚攔住說道：『小僧替施主醫好了大毛病，怎麼相謝都弗送，就想回去？和尚吃十方，施主倒吃起廿四方來了！』

雌鬼道：『今日沒有身邊錢，改日謝你便了。』

和尚道：『現鐘弗打倒去鍊銅！又不是正明交易，倒是現消開割的好，正叫做除三千弗如現八百。』

雌鬼道：『真正若要欺心人，吃素隊裏尋。不要說我是老施主，就是個面熟舊生人，像方纔這等適心適意的被你鬼開心，難道肯替你白開心的麼？我倒肚裏存見，譬如割肉齋僧，弗做聲弗做氣罷了；你倒掉轉和尚頭，便無情起來！』

和尚道：『方纔施主眼對眼，看小僧用盡平生

之力，弄得熱氣換冷氣的，替你觸疥蟲，倒要一毛弗拔的掉我白水，也意得過麼？』

雌鬼被他纏住，只得在荷包裏挖出一隻鐸頭錠來送與他。

和尚雙手接了，忙陪笑臉，道：『這是生意之道，不得不如此。後日裏間倘然用着小和尚時，決不計論的。』

雌鬼也笑道：『今日出來燒香，倒纔做送肉餃子上門了，與賠錢養漢何異？真乃意想不到。』說罷，起身便走。和尚直送至山門口方纔進去。

雌鬼一路回來，到自家門首，已經日頭攔山。正要進門，只聽得活死人在後吱譚百叫。回頭看時，見他手裏拿一把亂搗芝蘇糖，委屎丫頭抱着，從鄉鄰人家出來。雌鬼便立定腳頂等他。不防六事鬼家送出一個光頭小夥子來，正與雌鬼打個照面。雌鬼忙避入門中，那小夥子走過幾步，還三轉四回頭的只顧看他。雌鬼便抱了活死人，叫丫頭關上大門，走到裏面坐下，覺得滿身鬆爽，時須迷迷的好困起來，便收拾夜飯喫了。

困到牀上，却又翻來覆去的困弗着。正是伸手搔不着癢處，那無明火升起來，如來按捺得下？肚

裏胡思亂想：又不便常到廟裏去；倘教和尚來家，又怕寡婦之門，被鄉鄰市舍話長說短。若另尋主客，也終非長久之計。倒不如嫁個晚老公，可以朝歡暮樂，靠老終身，倒覺名正言順。況這六事鬼又慣做兩脚居間，與他商量，也甚便當。

主意定了，巴到大天白亮，曉得六事鬼歡喜吃口老白酒的，便教鬼圓去買端正幾樣下酒小菜，好待六事鬼來澆澆媒根，以便與他講心事。鬼圓去不多時，買了些割碎肉，雌鳥頭，夾肝，捉死蟹，一瓶酸酒，都拿到屋裏。雌鬼收拾齊整，等到吃飯過後，六事鬼果然到來。雌鬼喜之不勝，連忙掇凳弗及的請他坐下。

六事鬼坐着說了幾句閒話，雌鬼便去搬出酒來。六事鬼也不推辭，老老實實的篩來就吃。雌鬼坐在旁邊，將想的心事告訴了他。

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話頭：臭寡婦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燭夫妻，還常常千揀萬揀，揀着了頭珠瞎眼。若是晚轉身，越發不好揀精揀肥；只得依便就便，尋個好性格，吃得溫噉耐得熱的精胖小夥子，已算是造化了。』

雌鬼道：『這個自然。只是一樁：我却不肯轉

嫁出去，是要坐產招夫的。』

六事鬼道：『有却有一頭，只不知你們前生前世，緣法如何。昨日我在這里時，家裏喊應，說有個野鬼尋我，原來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討情的那個劉打鬼。我送他出門時，你也在門口，親眼見過的。他也曉得我慣做媒人，特地來托我覓頭親事。他說不論年紀，窮富，細娘，堂客，只要生得標緻。我看你雖覺年紀大些，還面上吹彈得破，白裏泛出紅來，像活觀音一般。昨日他一頭走路，只管十步九回頭的看你，諒必配眼的。若再肯做入舍布袋，豈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雌鬼道：『聞說這劉打鬼是土地老爺的湯罐弟弟，自身顧弗周全，還做別人的老婆；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豈不是小老婆了！』

六事鬼道：『方纔說好性格的難得碰着。他既肯做這搗肉皮生意，自然生副搓得團欒捏得扁的糯米心腸。況兼這些偷寒送煖，迎奸賣俏，各式各樣許多方法，都學得熟滔滔在肚裏，不比嫁着個鄉下土老兒，只曉得一條蠻秤十八兩的。不要說別樣，就是這副標緻面孔，與他肉面對肉面的睡在一處，也覺風光搖曳，比衆不同。』

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話，說得肺葉丟丟掀，便道：『既如此，你且去說看。倘然肯時，不煩他一草一木，也用不着六禮三端，揀個總好日到來做親便了。』

六事鬼道：『說便去說，只不知令弟主意若何？』

雌鬼道：『這個不必費心。老話頭：頭嫁由親，二嫁由身。我既定了老主意，他也不能阻擋我。』

六事鬼吃完酒，謝別起身。

轉背不多時，恰好形容鬼到來。說了些家長裏短，雌鬼便將要嫁劉紅鬼的話告訴他。

形容鬼道：『你是個好人家團大細。家裏又弗愁吃，弗愁着，如何想起三條硬肚腸來？即使要再嫁，也該揀個梁上君子，怎麼想嫁那劉莽賊？他是個小風臀，千人騎，萬人壓的，有甚麼好處？老話頭：嫁鷄屬鷄，嫁狗屬狗。嫁着張大膀死活熬一膀。雖然晚嫁人，若嫁老公弗着起來，也是一世之事，將來弗要懊惱嫌遲。』

雌鬼道：『世間掉老婆左嫁人的也太多甚廣，那里都揀着了梁上君子？這是我自己情願，不要你管閒賬。』

形容鬼道：『我是正門道路說話，你不肯聽，也只得由你便了。正是狗要吃屎，沙糖換弗轉的。』說罷便起身，一直去了。

且說六事鬼出了活寡婦大門，一口氣跑到劉娘娘家去尋着劉打鬼，將活寡婦要嫁人，央他來做白媒人的話述了一遍。劉打鬼曉得活鬼是個財主，去做他替身，便是個現成財主；正是吃他飯，着他衣，住他房子，享他艷福，再沒有再佔便宜的了，如何不肯？一諾無辭，就同六事鬼去揀了一個黃道好日。

六事鬼歸來，回音了雌鬼。雌鬼喜之不勝，預先將家中收拾齊整。到得好日，凡屬喜事喜日應用的事件，盡皆千端百正。自己穿了包拍大紅衫，打扮得一汪胭脂一溜粉的。守到一深黃昏，六事鬼領着劉打鬼跑上門來。那些抱牌做親，坐牀沿，做花燭許多俗套，是大概曉得的，不必說他。雌鬼又教活死人拜了晚老子，諸事周遍，方纔收拾上牀。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那些翻雲覆雨的勾當，果然被六事鬼料着，與活鬼大不相同。雌鬼心裡快活，自不必說。劉打鬼也是心滿意足，要想領娘來同住。那劉娘娘戀着薛殺鬼，不肯行程，也不好強他。

夫妻兩個情投意合的過日子。

正是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不知他夫妻兩個，可能一竹竿到底否，且聽下回分解。

纏夾二先生曰：常聽人說：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每思燒香是爲佛天面上望他救苦救難，自宜一念誠心。至于和尚，不過掃光了頂毛，既不能多雙拳頭多張嘴，又未曾缺隻鼻頭瞎隻眼，一樣一個人身，着甚來由，要掉忙工夫去望他？原來他有蟲多弗痒的本事，所以娘娘們都掉他不落。但雌鬼是有叮皮蟲爲患，故此不得不望。豈大概燒香娘娘亦盡有是蟲作祟，要請和尚觸殺乎？然雌鬼一觸之後，恐怕鄉隣市舍話長說短，隨即罷定老主意，嫁個晚老公，不肯學三嬋嬾嫁人心弗定。可知凡屬男子漢大丈夫，盡都會觸，何衆女眷之執而不化，弗想望和尚哉？

何典卷五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五回

劉莽賊使盡老婆錢。形容鬼領回開口貨。

詞曰

誤認好姻緣，甘把終身托。自古紅顏薄命多，
浪子心情惡。家當弄精光，打罵還頻數。不
是冤家不聚頭，悔殺從前錯。

右調百尺橋。

話說劉打鬼自從入舍到淫家，做了財主婆的老公，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安居樂業的，豈非一朝發跡？若是有正性畔在家裏，關門吃飯，真是上弗欠官糧，下弗欠私債，風弗搖，水弗動的，也夠他吃着受用了。

誰知他喫飽飯，一無事事，不免又到外

面攀朋搭友起來。那些老朋友，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是個新上名字的財主了，個個掇臀捧屁來奉承他：也有陪他賭心錢的，也有請他吃白酒的，也有領他去闖花門闖小娘的。那劉打鬼本係浪子心性，正是投其所好，終日搭陶搭隊的四處八路去尋快活。起初還恐怕雌鬼要話長說短，遮遮掩掩的瞞着他。後來漸漸手滑，把雌鬼積蓄的許多臭銅錢，日逐間偷出去浪費掉了。及至雌鬼得知，向他話賬，却又鈍皮老臉的殺他無得血，剝他無得皮，真是無可如何。過了幾時，愈加老眉老眼向雌鬼要起錢來。沒得與他，反要做面做嘴的尋孔討氣。雌鬼也不甚理他。

一日，又出去賭夜錢輸極了，回家向雌鬼要錢去還賭賬。雌鬼不肯，便拍檯拍凳的硬要。

雌鬼只得發極，道：『老話頭：要吃要着嫁老公。我雖不爲吃着兩字招你歸來，也巴望擋一升風水。誰知你枉做了漢子家，只曉得吃死飯，又不會賺些活路銅錢歸來養老婆團大細，反要挖出肉裏錢去大擲大賭的輸落；盡要向我一隻釘上討力。我又不是看財童子，會刷金子嘔銀子的，那裏有許多空銅錢來接濟你？難道天有得落下來麼？』

劉打鬼聽了，不覺惱羞變怒，跳得八丈高，把雌鬼『觸千搗萬』亂罵起來。雌鬼怎肯讓他？大家鬧得家反宅亂，打起竈拳來；弄得鹽瓶倒，醋瓶翻，一隻碗弗响，兩隻碗泵碎。幸虧六事鬼在隔壁聽不過，跑來強勸解開了。雌鬼真是有苦無話處，『爺娘皇天』哭了一場，也只得罷了。

誰知那劉打鬼打開了手，愈加膽大，三不常向雌鬼要長要短：好便罵，不好便打。雌鬼始初也不肯讓他，打了幾次竈拳。到底女流之輩，如何鬧得他過，漸漸被他降服下來；只得百依百順了，倒還圖個耐靜。日復一日，把家中弄得空空如也：漸至賣家掘產，將活鬼吃辛吃苦掙起來的家當，不消幾年早已寫了『清』字。他還沒肯歇手，尚在外面百孔千瘡，做下一屁股兩脅肋的債，常常弄得前門討債後門擘。

雌鬼是做過財主婆的；向常錢在手頭，食在口頭，穿軟着軟，呼奴使婢慣的，如今弄得吃着朝頓無夜頓，怎受得這等淒涼？肚裏氣氣悶悶，不覺成了臟病；曉得自己老死快了，恐怕活死人將來沒個結果，只得央六事鬼寄信教形容鬼來。

那形容鬼自從雌鬼不聽他好說話，嫁了劉打鬼

，便脚指頭弗戳到他大門上。直等六事鬼寄到信，方纔曉得雌鬼成了賊病——有數說的：瘋，癆，獸，隔，是閻羅王請到的上客——知道他死在眼前，不免看同胞姊妹面上，到來賤賤他。誰知已經弄得赤白地皮光，家裏風掃地，月點燈的；劉打鬼也不在家裏。

雌鬼見了形容鬼，自覺慚愧，一話一哭的家長裏短，告訴不了。形容鬼不好揭他舊書，只得因個頭來答個腦，勸解了幾句。那活死人已有七八歲，見了娘舅已經不認得。

形容鬼見他生得眉清目秀，便道：『多時不見外甥，已這等長成了。可惜一個好相貌，如何倒這般命硬的？』

雌鬼道：『我是自作自受，已是死數裏算賬的了。只可惜他頭青白面一個孩子，將來落在劉打鬼手裏，終無了局。我正望你來，要與你相商，也看當時他老子與你一同去求來的，我死之後，你千萬帶隻眼睛，收留他回去，撫養成人，也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面又向牀下摸出一塊金子來，遞與形容鬼，道：『這是你前起姐夫的鎮家之寶，叫做喫弗了烏金，還沒被劉打鬼曉得，未曾弄落

；你可拿回去做個記念。』形容鬼正要推辭，雌鬼道：『你不拿去，終歸化為烏有，豈不可惜。』形容鬼方纔拿了，告別回家。

却說那形容鬼的家婆，叫做醋八姐，是個小人家出身，嘴花振撇的專喜嚼舌頭根，不甚賢慧。幸虧形容鬼凡事自聽自爲准，大着耳朵管不甚理他的。那日回家，把雌鬼要將活死人托他的話說起。

醋八姐道：『他做財主婆的時候，一把抓了兩頭弗露，從無一絲紗線破費在窮親眷面上。今日倒要把個開口貨攛在別人身上，只怕情理上也講不去。』

形容鬼曉得他是貪財的，便向身邊摸出那塊金子來，放在面前，道：『他有這件海寶貝與我們，也不是白効勞的。你若推出手，如何可白手拿財，只得送還他便了。』

醋八姐看見那塊金子火赤燄燄的擺在面前，眼睛裏放出火來，怎捨得送還，便改口道：『既然他以心相托，偏把小園多裏掏籠，所費也有限。況且古老上人說的：「外甥弗出舅家門，」想必無爺娘收管的外甥，原該住在娘舅家裏，不出門的。你既拿了來家，再若送去，顯見得是我之過了。』說罷

，便搶去下了壁虎袋，再也不肯出現。

過了幾日，形容鬼掉弗落，買了些下屎果子，拿到雌鬼家裏來。那雌鬼起初還半眠半坐。後來脹得四直六直，像釘氣豬一般，暈在牀上等死。劉打鬼還只道他有甚私房，坑在那里，要逼他說出來，那日正在牀前絮絮叨叨的盤問。才防形容鬼跑進房來，迴避不及，只得相見了；被形容鬼上數頭下數脚的罵了一頓，他也沒敢回嘴。

雌鬼見了形容鬼，一包眼淚說道：『兄弟，托人如托山。倘我死了，你務必領了外甥回去。若不依我，就死了也是口眼弗閉的。』

說罷，便透了幾口陽氣，齧緊牙牀骨，伸直後脚，死割絕了。劉打鬼只得極地爬天，弄一口薄皮棺材來裝裹了，就扛去葬在活鬼坟餘地上。

形容鬼也不等斷七，就將活死人領了回去。醋八姐看見，也未免新箍馬桶三日香，『弟弟寶寶』的甚是親熱。過了幾時，形容鬼便教他跟了兒子牽鑽鬼，同到角先生開的子曰店裏去讀書。原來形容鬼也有一個兒子，叫做牽鑽鬼，已有十幾歲，生得凹面峭嘴，甚是難看。若論他攪屍靈本是，真個刁鑽促搭，千伶百俐。誰知見了幾句死書，却就目瞠

口呆，前念後忘記的不甚聰明。幸虧角先生手裏那些學生子，一個個都是鈍豬鈍狗；短中抽長，還算他做個蚱蜢淘裏將軍。讀了幾年書，也就識了許多狗屎字。及至活死人進了學堂門，却是出調的聰明；不消幾時，把牽鑽鬼讀了數年還半生半熟的書，他都讀得爛熟須菩提，顛倒也背得出。牽鑽鬼不想自己原是個鈍貨，反倒妬忌他起來，千方百計的暗損他：三不時在娘面前添枝換葉裝點他短處。

那醋八姐初也不過一時高興，看金子面上假面光鮮的愛他。過了幾時，已是意懶心灰了，怎當得兒子又時常在耳邊攪撥，就變了心腸，漸漸把這活死人當作眼裏釘肉裏瘡一般惹厭起來。幸虧形容鬼却是真心實意，凡事拉緊裏半吊的不許欺瞞他，因此還不曾吃足苦頭。

不知不覺，早又過了數年。那活死人已有十幾歲，出落的唇紅齒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標緻；更兼把些無巧不成書，都讀得熟滔滔在肚裏。若教他做篇把放屁文章，便也不假思索，懸筆揮揮的就寫，倒像是抄別人的舊卷一般。隨你前輩老先生見了，無不十人九讚，甘拜下風，豈不是天聰天明，前世帶來的。

一日，同着牽鑽鬼，兩個要到學堂裏去。走出門來，只見一個硬頭叫化子，背上揸個長袋，手裏牽隻青肚皮獼猴，後頭跟一隻急屎狗，在門前走過

牽鑽鬼不識，問道：『你牽的是甚麼東西？』

叫化子答道：『這是教熟獼猴，領他出來做戲與人看的。』

牽鑽鬼只是白看的，便道：『做我們看看。』

那叫化子便向長袋裏拿出一個石臼來，戴在獼猴頭上，敲着破鑼，獼猴就戴了石臼出把戲，把平日教熟的那些當當頭種樹，弄卯入布袋，戴帽子跳圈許多戲法，都撮出來，形容鬼聽得鑼响，走出來看時，見是獼猴撮把戲，便挖幾個看肚兜銅錢來給他。那叫化子接了錢，又拿出一隻金飯碗來討飯吃。

形容鬼道：『你怎麼這般無知麼足？又不曾教你在這裡做，賞你幾個死銅錢也够了，還要多談詛。』

叫化子道：『若不是這位官官要看，我已走過多時了。怎說不曾教我做？』

牽鑽鬼恐怕老子要怪他，便把那叫化子夾背一記，罵道：『你這叫化料語言不一，怎麼是我教你做的？』

誰知把那叫化子身邊冷飯團都打出來，滾在地下，被急尿狗一口吃去了。那叫化子便和身滾在地下，詐死賴活的鬧將起來。形容鬼無奈，便喝牽鑽鬼賠還他。牽鑽鬼只得進去拿飯來做，怎奈是老米飯，捏殺不成團的；只得舂了一麵糊盆硬米糝出來賠他。

叫化子道：『我不是吃硬米糝人！須要還我原物來。』

越攙越醉的正在那里話弗明白，只見一個野鬼，背上擐個草包，走得滿頭大汗的到來，問道：『這裡有個形容鬼，可曉得住在那裏？』

形容鬼見問，便道：『你從那里來？問他何幹？』

野鬼道：『我是鬼門關總老爺差來請他的。』

形容鬼道：『只我便是。你們老爺又不曾認得我面長面短，請我去做甚麼？』

那差鬼聽得就是形容鬼，便道：『我也不曉得豆油菜油。總兵老爺有請書在此，相公開看就明白

了。』

那叫化子見是總兵的朋友，便不敢話長說短，牽着獼猴一溜去了。

形容鬼領這差鬼到了家中，差鬼即向包裹取出一封拐書來，遞與形容鬼。形容鬼拆開看了，方知這總兵就是他同窩朋友白矇鬼，少時與形容鬼兩個，都在烏有先生手裏念書，後來都做了鬼秀才，先生薦他在石朝官衙門裏喫飯；虧那朝官的力量扶持，他得了一官半職，直做到枉死城城隍。他做官雖是一清如水，只是才具淺促些。那夥提草鞋公人，見本官軟弱，便都將嘴騙舌頭的來弄慫他。白矇鬼又是軟耳朵的，聽了他們三人說着九頭話，不免弄得沒了主意。正是『清官難出猾吏手。』幸虧那城隍奶奶長舌婦，却是十三分奢遮的：任你說得天花亂墜，總瞞不過他。遇着審官司時候，或是在面前背後提調，或竟與白矇鬼排排坐着，又張夾嘴的斷災斷禍。他嘴頭子又來得左話左轉，右話左轉，翻蛆搭舌頭的，儕是他說話分。憑你老奸巨猾，能言善辯的囚犯，也盤駁不過；他倒制服得那些強神惡鬼，伏伏臘臘，一些也弗敢發強。正是官清民樂，快活不過的。

不料那三家村土地餓殺鬼，做了幾任貪官，賺了無數銅錢銀子，曉得這枉死城是個美缺，走了誦寶太師門路，要謀這城隍做。那太師是閻羅王殿下第一個權臣，平日靠托了閻王勢，作威作福，賣官鬻爵，無所不爲的。他得了餓殺鬼賄賂，恰遇守鬼門關的辣總兵死了，也不管人地相宜不相宜，硬做主張把白蠟鬼調了鬼門關總兵，將這城隍缺讓與餓殺鬼做了。

可憐白蠟鬼是個念書人出身，文縷縷的曉得甚麼提兵遣將之事。就是長舌婦雖說奢遮，也不過苗頭看得清爽些，又口舌利便，翻轉翻仰的會說話罷了。那行兵擺陣，出鋒打仗許多事務，教他怎麼得知？無奈是上命差遣，身不由主，只得離了枉死城，來到鬼門關上任。進了對科衙門，看見那些陰兵，一個個拳頭大，胳膊粗，強頭倔腦的，恐怕管他不下，心裏甚是着急。忽然肚腸角落裏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個正經人，才具也有些，何不請他來做個帮手，凡事也可斟酌而行。算計已定，隨即寫了一封請書，差了勾魂使者，一直到打狗灣裏來請他。湊巧一尋就着。

形容鬼看了請書，隨與醋八姐相商。醋八姐正

怕形容鬼在家要量柴頭數米角的管他，巴弗能敲出門去了，落得無拘無束，便放殺死的攢掇。形容鬼遂留住差鬼，要與他一同起身。隨即置辦起行李來，也不過端正幾件隨身衣裳，一副臥撒鋪蓋。揀個出行日子，教牽鑽鬼去尋個挑擔鬼來。

差鬼便道：『有我在這里，何必再去尋？』

形容鬼道：『這裏到鬼門關，又不是三脚两步路；百步無輕擔的，怎好煩勞你？旁人看了，只道是見人挑擔弗喫力。』

差鬼笑道：『不過一肩行李，又不是千斤擔，這有何妨？』一頓說，便將扁擔擱上肩頭，說道：『相公就此起行罷！』

形容鬼只得叮囑了一番，起身上路。不題。

正是我本無心圖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不知形容鬼去後，醋八姐把這活死人如何看待。且聽下回分解。

纏夾二先生曰：觀雌鬼不爲吃着兩字之語，固知兩字之外，別有一樁至要緊之事也。想其初招劉打鬼時，

必以為從此可以朝歡暮樂，靠老終身矣；豈知狼子野心，不惟不奉「男不對女敵」之古訓，反欲打殺老婆斃死屍起來。到那其間，又不能學好漢之喫拳弗叫痛，不免反客為主，將前半三世同活鬼喫辛吃苦掙起來的現成家當，讓他杜做主張銷繳乾淨，無怪乎其肚皮氣膨也。至於形容鬼之窮人大肚皮，醋八姐之見錢眼開，牽鑽鬼之損人不利己，俱屬世間常事，何足怪哉？

何典卷六

繾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六回

活死人討飯遇仙人· 臭花娘燒香逢色鬼·

詞曰

富貴榮華都是命；運未通時，步步逢坑穽；滿腹詩書誰肯敬？出門到處無投奔。只有神仙羽似鏡；壺內靈丹，偏向窮人贈；指引前途無踏鏡，夫妻邂逅真僥倖。

右調鳳棲梧。

話說活死人自從出娘肚皮，兜在尿布角裏，爺娘就把他像寶貝夜明珠一般看待；捧在手心裏，還恐被辰騷風囂了去。後來騷老子死過，騷娘招了劉打鬼來家，攪完了家當，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還窮漢養嬌兒的大聲不捨得辯他。及至雌鬼死了，娘

舅領他到外婆家，替他上學攻書；雖不免受娘嬈的鴉默氣，那娘舅到底是個大靠背，尙不致吃盡大虧，得一日過一日的也罷了。翻夢頭裡弗曾想着那白蠟鬼無是無非，把他的好娘舅請了去，便不免晦氣星鑽進了屁眼。

那醋八姐自從形容鬼起身之後，就禁止他不許去念書，住在家裏，半像奴奴半像郎的教他提水淘米，揩檯抹凳，掃場刮地，差得頭團纒，活死人苦惱子，真是吃他一碗，憑他使喚，敢怒而不敢言。還虧他心裏明白，鑒貌辨色，樣樣都拿搭得來，不到得失枝說節。醋八姐還不肯放鬆他，時常蘿蔔弗當小菜的把他要打要罵。後來一發限粥限飯起來，遂不免一頓飽一頓餓的半飢半飽過日子。

一日，那醋八姐忽然想吃起蛤蚌炒螺螄來，買了些螺螄蚌蜆，自己上竈，却教活死人燒火。

活死人來到竈前，看時，盡是些落水稻柴，便道：『這般稀禿濕的柴，那里燒得着？』

醋八姐罵道：『熱竈那怕濕柴燒弗着！難道就罷了不成！』

活死人沒法，只得攪好亂柴把，吹着陰火，向冷竈裏推一把進去，巴得鑊肚底熱。誰知憑你挑撥

弄火，只是烟出火弗着，僵上去吹，又碰了一鼻頭灰。煨了半日，倒灌得烟弗出屋，眼睛都開弗開。醋八姐大怒，拿起一根有眼木頭來夾弄夾腰的就打。活死人奪住棒槌，與他分辯。牽鑽鬼聽見跑來，幫了娘把他捉住板凳上。活死人氣力又小，雙拳弗抵四手的，那里掙得脫，不免赤骨肋受棒，被他們排頭排脚的打了一頓。那時肚裏雖然怨天恨地，也灑不出甚麼小牛屎，只好忍氣吞聲的罷了。

隔了一日，錯八姐處分道：『你昨日嫌道柴濕，快到山裏去斫些黃金狗屎草歸來，好燒飯喫。』

活死人不敢與拗，只得拿了一把班門弄斧，走出門去。行不多路，劈面撞着了一個同學堂念書的，叫做串熟鬼。

那串熟鬼見了活死人，千句弗說，萬句弗說，說道：『你賴學也賴得有方有寸！怎麼鷓子斷着緯，許久弗進學堂門？却倒在此做斫柴團，是何道理？』

活死人正在有苦無話處，便一五一十從頭徹尾的告訴他。串熟鬼平日念書雖是鈍質，別樣事情却都玲瓏剔透，倒有三分鬼畫策的；聽了活死人告訴，一肚皮抱氣弗平，便道：『據你這等說來，還

要住在他家做甚麼？』

活死人道：『教我又無去處，不住他家却住那裏去？』

串熟鬼道：『你自己腳生肚皮底下，難道不會翻腳底的麼？』

活死人道：『我又從未出門，人生路弗熟的跑到那裏去？又沒有吃飯本領，手無半文的逃出去，豈不要十段餓殺九段半。』

串熟鬼大笑道：『你枉苦聰明一世，如何倒懵懂一時起來？老話頭：露出嘴邊。你既識了三文兩字，一肚皮春秋的，憑你天涯海角，那里不弄口開飯吃了。就要白相盤纏，也不是天大難事。我指引你一條活路，那三家村裏的鬼廟，是你老官人一人之力造成功的；你是他那里大施主。況這怕梁和尚，近來已經富足有餘。何不去向他借些盤纏？或是到鬼門關去尋着好娘舅，或到別處謀衣謀食，俱可安身立命。何必住在他家，受他們的喉頭氣？』

活死人聽了，如夢初覺，便道：『真是好說話，依你便了。』遂與串熟鬼作別，行到山脚根頭，坐在一塊狗頭黃石上，想那串熟鬼的說話，越想越有滋味。忽又轉念道：『倘我砍了草回去，再若嫌

好道歉，豈不又要受他們的躑躅？何不就此起身，豈不乾淨相？』主意定了，便將斧頭丟在草中，取路望三家村去了。

這裏醋八姊在家中，等這活死人斫草歸來，却似癡狗望着羊卵脬，那里有個影響？直到烏星暗沒，也沒個鬼脚指頭戮來。到了次日上午日晝，還不見歸，只得教牽鑽鬼去尋。牽鑽鬼搭了幾個野鬼，同到山裏，尋來尋去，忽尋着了那把斧頭。

牽鑽鬼認得是自家的，便道：『他若是跟人逃走，這斧頭一定隨身行令帶了去。今斧頭在此，單不見了人，莫非被甚豺狼虎豹吃去了。』

牽鑽鬼也不過是無稽之談，話扯話。不料數內有一個叫做三見鬼，便附會其說，道：『不差不差；近日這山裏，聞得出了一隻死老虎，遇有單板頭人經過，他就一個虎跳銜去喫了。你這表兄弟，一定也被他吞在頸骨裏是無疑的了。』

牽鑽鬼聽說，害怕起來，慌忙跑回家中，又添些枝葉，說得鑿鑿有據；便就措笑當認真，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飛飛颺颺，都說這活死人被老虎吃了。牽鑽鬼便寫了一封平安家信，寄與形容鬼，只說這活死人自己筋絲無力，倒想山裏去打老虎，

却被老虎吃去了。形容鬼得知，甚是可惜。不題。

且說活死人在山裏起身，望三家村行來。到得鬼廟裏，見了怕辰和尚，告其緣故，懇他借些盤纏。孰知那些出家不認俗的朋友，雖則一代人物，却不肯一代只管一代，一般的想鑽在銅錢眼裏，把那十方施主，比吃孫子勝三分，吃殺弗還答，尚嫌吃得弗爽利，怎肯反做錢施主？聽得要向他借錢，便面孔掇了老宅基上去，把那骷顛頭幾乎擲落，就道：『沒有沒有；你是個逃走客，捉轉來要打一百的，不要在此帶累我鄉鄰吃麥粥，』便將活死人扯住背皮，聳出廟門，關了門進去。

那時活死人弄得來得去不得，心裏好不着急。思前算後，沒個道路。肚裏又飢又渴，只得算計道：『三百六十行中，只有那叫化子是個無本錢生意。人說「叫化三年，做官無心相，」想那叫化行業，也必有幾樁妙處。只是做那一樣好？若做搖銅鈴叫化子，又沒處去掩耳盜鈴。若做弄蛇叫化子，那里去尋這條踏弗殺地扁蛇？只有平日念熟的許多文字，却倒一字不忘，何不就做了念文字叫化子，到底斯文一脈。』算計已定，便走到一個大人家去，發起利市來。果令人見他少年清秀，念的文字琅琅

有聲，便把粥飯捨與他吃。他就吃着濕的袋着乾的，倒弄得吃只兜弗盡。正是吃着滋味，賣盡田地；便也不愧不作，各處去做這走江湖生意了。

一日，來到一個村坊去處。正要進村，忽然籬笆裏鑽出一隻擦酸羆狗來，嗥嗥的亂敲。那村裏衆狗聽得，便跑出一大羣來：却是些護兒狗，急屎狗，齧齒狗，壯敦狗，尿臊狗，落坑狗，四眼狗，扑嘴狗，饑人狗，攀弓狗，看淘籬狗，獠獅狗，小西狗，哈巴狗，瘦獵狗，木狗，草狗，走狗，新開眼小狗，大尾巴狗，都望着活死人竄上竄落亂敲將來。活死人嚇得魂膽俱消，跑又跑弗落，趕又趕弗開，急得少個地孔鑽鑽。虧殺後頭又跑上一個纏殺老道士來，看見活死人弄得走頭無路，便向身邊拿出一張鬼畫符來，向衆狗一揚，那些狗就絕氣無聲，盡都搖頭豁尾巴四散的去。

活死人看這道士時，戴一頂纏頭巾，生一副蓬面孔，兩隻胡椒眼，一嘴仙人黃牙鬚，腰裏纏紗搭膊上，掛幾個依樣畫葫蘆。

那道士看着活死人笑道：『你既受不得娘胎的氣，如何聽了串熟鬼竄掇，直跑到惡狗村裏來受狗的氣？若非我將護身符趕散，你只好鹹吃狗敲暗悶』

苦，向講話賬？』

活死人見他仙風道骨，又事事前知，諒必是個異人，便道：『師父從那里來？怎就曉得我的行事？』

道士道：『我便是蟹殼裏仙人，不論過去未來的事，都能未卜先知的。今日偶然出來賣老蟲藥，在此經過。』

活死人道：『不知你葫蘆裏賣啥藥，可是仙丹麼？』

道士便把葫蘆解下來，指着道：『這是益智仁，吃了使人聰明的。這是大力子，使人有氣力的。這是辟穀丸，使人不餓的。』

活死人聽說不餓，便道：『吃一丸可過得一日麼？』

道士道：『你真也淺見薄識！我這藥是不容四眼見合起來的，吃一丸，便可過得七七四十九日，怎說一日？』

活死人想道：『這真是仙丹了。可惜沒有身邊錢；不然，買他七八丸，便可過得年把了，豈不省得號腸拍肚的念那文字。』

道士見活死人沉吟不語，有羨慕之色，便道：

『我看你將來有些好處，不如與你結個緣罷。』遂將那辟穀丸連葫蘆遞與活死人道：『送你，拿去放在身邊，慢慢的充飢便了。』隨又倒出幾粒大力子來，道：『有心做個春風人情，也送些與你。』

活死人接來，推在嘴裏，果然入口而化。纔過了三寸喉頭管，這精神氣力，便陡然充足起來；猶如脫胎換骨，霎時間已覺身強力壯。心中大喜。

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活死人止住道：『這倒不消，我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博古通今的學問，還要益他怎麼？』

道士哈哈大笑道：『你只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敲文嚼字，弄弄筆頭，靠托那「之」「乎」「者」「也」「矣」「焉」「哉」幾個虛字眼搬來搬去，寫些紙上空言，就道是絕世聰明了。若講究實際工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倒算做棄物了。我這藥是使人足智多謀的第一等妙藥，如何倒不要吃？』

活死人只得也接來吃了。

道士又道：『你這討飯生意，弗是人眼所為，快些改了行業。』

活死人道：『雖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飯着衣裳，我却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百無一能，教

我去做甚麼？望師父指引一條生路。』

道士道：『爲人在世，須要烈烈轟轟，幹一番事業；豈可猥鄙蝮縮，做那苟延殘喘的勾當。我有一個道友，叫做鬼谷先生，他有將無做有的本領，偷天換日的手段，真是文武全才。你去尋着他，學成了大本事，將來封侯拜相，都在裏頭。』說罷，化陣人來風，就不見了。

活死人方信他是真神仙。尋思道：『仙人的好說話，豈可不聽！只不曾問得這先生住在那裏，海闊天遙的，却從何處去尋？』又想到：『既叫做鬼谷先生，諒必住在鬼谷裏，』便一路隨腳淌的問將去，並沒有人認得。尋了多時，有如海底撈針，那裏去撈摸。

一日，來到一個鬼廟前，便信步走入去看看，却是個脫空祖師廟，那裏塑得披頭散髮，赤脚踏倒的坐在上面；腳跟頭哺一個開眼烏龜，烏龜身上盤一條爛死蛇。看了一回，正要再入去，只見一個癡道婆跑來，攔住了不容他進去。

活死人道：『廟梁寺觀，是十方所在，普天世人公同出入的，你怎禁止得？我偏要進去！』

那道婆抵死不肯，活死人不覺大怒，把他扯在

一邊，窺內便跑。忽聽得一間屋裏，有女子在內喊『救命！』活死人心疑，便把門一脚踢開，走入去看時，只見一個熬小脚師姑，掄翻一個十幾歲如花似玉的黃頭毛細娘；一個男子，正在硬解他的單叉褲；那細娘不肯，故此極聲出的亂喊。

活死人見了大怒，道：『清平世界，怎做這等沒天理事？難道無王法的麼？』

那男子並無怕懼，反喝道：『我公子在此陶情作樂，你是甚麼野鬼，敢來閒多管！』

活死人便知他是個仗官托勢的花花公子了；自思人微權輕，鷄子不是搭石子鬥的，須說大話去罩他，或者嚇退，也未可知；便也喝道：『我老子直做到關老，我尚不敢這等胡爲。你是什麼公子，輒敢這般無法無天？』

那男子聽說，只道真是甘蔗丞相的兒子，嚇得心驚膽戰，趑出脚望外逃了去。

你道這男子是誰，師姑爲甚帮他？原來這男子叫做色鬼，他老子輕脚鬼，曾做過獨脚布政，退歸林下，家裏翻轉屋來座銀子，坑缸板都是金子打的，真是富貴雙全。單生這色鬼是個老來子，自小縱容慣了，纔交十幾歲，就到外邊吃花酒，偷婆娘，

無所不爲。後來結識了這廟裏師姑，替他做牽頭，遇有燒香娘娘到來，便留進私房，用些甜言蜜語誘引他上當。孰知那些女眷家，只爲想吃野食，所以要來燒香念佛；忽有個精胖小夥子來做他口裡食，真是矮子爬樓梯，巴弗能般的，自然一拍一脛縫。偶然千中揀一，有個把縮羞怕臉弗肯的便捉住了硬做。那女眷吃了虧，只得打落牙齒望肚裏嚥，再也不敢響起。就使老公得知，一則怕他有財有勢，二則家醜不可外揚，只好隱忍過了。所以這色鬼天弗怕，地弗怕，任意胡做。今日見了這等標緻細娘，真是目所未覩，酥麻了半邊；不料食已到口，被活死人吵散了。那師姑跪在地下，只顧磕頭如搗蒜。活死人見這細娘，眼淚汪汪的低了頭，默默無言，便道：『小姐快些回去罷，再若攔攔，只恐又生別情。』

那細娘只得跟了活死人，走出廟門。

正是雙手擘開生死路，兩人跑出是非門。不知這細娘是誰家的倒箱囚，獨自一個到這廟裏來所幹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纏夾二先生曰：活死人正當怨氣
弗穿時候，忽聞串熟鬼一派鬼畫策，
不覺心悅誠服，信受奉行，殊不料怕
尿和尚之如此勢利也。迨於進退兩難
之際，無路懇求，直算到做討飯生意
，真可謂窮思極想矣；然尚自道斯文
一脉，靠着敲文嚼字，巴望人隨緣樂
助。豈期闖入惡狗村中，又遭狗之不
識斯文，只認做歹人，齊聲共氣來咬
他哉？此時任有錦心繡腸，亦無所施
其伎倆，免不得走投無路矣。幸虧仙
人搭救，教以改轍易轍，尋師學藝，
得於無意之間夫妻相遇，豈非時來福
湊耶？

何典卷七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七回

騷師姑癡心幫色鬼。活死人結髮聘花娘。

詞曰

才子佳人，大家都有風流器；一般情意，覷面已相契。湊趣雙親，許把婚姻締；私心喜，青絲交遞，權當赤繩繫。

右調卜浦月。

話說陰山脚下，濶子裡裏，有一鬼叫做臭鬼，是個清白良民，靠着祖傳留的田房屋產過日子，家婆是趕喪大人的女兒，叫做趕茶娘。夫妻兩個，單生一個女兒，因討那先開花後結子的識語，取名花娘。

那臭鬼起初也曾讀過書，思量要入學，中舉人

，發科發甲的；無奈命運弗通，放屁文章總不中那試官的驢辰眼：考來考去，依然是個一等白身人，也就意懶心灰，遂把那章書捲起，收拾些老本錢，合個起家夥計，辦了許多出手貨，門市貨，清水貨，塞嘴貨，賠錢貨，冷熱貨，一門貨，亂頭貨，開口貨，寒賤貨，各處衝州撞府去做那說話販子：雖不能一本萬利，却也不減對合利錢。臭鬼做着了好生意，財來財去的覺手頭活動；在外喫好着好，到處可以游山玩水，比那窮念書人，反有天壤之隔。過了一年半載，轉轉家鄉，留些銀錢安了家，又出去了，習以爲常。

趕茶娘同着臭花娘住在家裏關門吃飯，或是做些針黹，或是做些營生；再不然，看看閒書。一個大肚癡團，出外上街買市；一個騷丫頭，在家燒茶煮飯。真是無憂無慮，適意不過的。

不知不覺，那臭花娘已有十幾歲，生得瓜子臉，篾條身，彎眉細眼，冰肌玉骨，說不盡的標緻，抑且聰明伶俐，凡事道頭知尾。不拘描龍繡鳳，件件皆精；琴棋書畫，般般都會。夫妻愛若珍寶，務要尋個才貌雙全，出類拔萃的女婿大官人來配他，因此尚未攀親做事。

誰料那趕茶娘不知卯了甚麼年災月晦，忽然生起饑瘠病來，見了吃食物事就眼珠黃騰騰的：不拘糲餌，塔餅，魚肉，小菜，像餓老鷹一般，擒住了狼飡虎嘍；也不顧甚麼甜酸苦辣，多則多光，少則少光，無得吃了，便饑唾汨汨嚙的擦湯食落，肚裏絞轉來弗受用。只得日日買魚買肉，蒸糕裹饅頭的弄來吃下去。却又並不會長一塊肉在那裏，反弄得面黃肌瘦，筋絲無力，吃了困，困了喫，終日半眠半坐。臭花娘見他一日弗如一日，淹黃潦倒的只管想死下來——臭鬼又杳無音信，不見回家——心裡如生着急，便立願喫幾年貓兒三官素，朝晨夜晚，求天拜地，替娘懺悔。

趕茶娘見他如此，便道：『你望空許神許鬼，濟得甚事？除非到脫空祖師廟裏去替我燒炷回頭香，求他佛天保佑，或者有些效驗。』

臭花娘道：『細娘家出頭露面，穿寺燒香，只恐外觀不雅。』

趕茶娘道：『多少千金小姐，又不曾生病落痛，一樣入在三官社裏；聞知那裏有甚撐撒佛會，就八隻脚跑弗及，也不怕男女混雜，挨肩擦背的不拘那裏都趕了去。你今替娘燒香，是一團正經，況又

下師姑堂，有甚不雅？』

臭花娘只得端正起香燭紙馬來。無如那個癩團，已于半月前偷了些衣裳頭腦，逃走得不知去向。騷丫頭又要擔湯捶水，服侍趕茶娘，不能隨去。還虧小時臭鬼曾領他到過這廟裏幾次，想起脚路來還依稀隱約有些認得，只得自己拿了香燭，一步步望廟裏行去。路雖不遠，早已跑得口乾舌燥。

到了廟裏，那癩道婆便替他點上香燭。臭花娘雙膝饅垂跪在地下，祝告了一番。磕了頭起來，便有一個後生師姑，向前來浪搭：那張牢成嘴，就像搵舌喇哥一般，『小姐長，』小姐短，』留他進去吃清茶。臭花娘正有些口渴，便也不甚推辭。師姑便攙了他手，引進房中。恰纔坐定，只見師姑牀上帳子裏鑽一個眼光忒忒的大頑子來。臭花娘吃了一驚，忙起身想跑，早被師姑關上房門攔住。那頑子不問情由，向前撲住了他便來親嘴摸奶奶，臭花娘嚇得魂不附體，儘命把他敲擦搗打。那頑子也不發怒，狗彘了面孔，只管低頭下氣的求他。師姑又在旁邊花言巧語的相勸。那臭花娘恨窮發極，便把他一記反抄耳光。

師姑大怒道：『嗔拳不打笑面。我好意勸你，

怎倒這等不受人擡舉！』

便扎上手幫這壓子，把他扛頭扛脚拖到牀上揀翻了。那壓子便來扯他褲子。臭花娘那時少個地孔鑽鑽，叫爺娘弗應的，只得設豬一般喊起『救命』來。恰被活死人聽見，打門進來救了他，領出廟門，猶如死裏逃生，千恩萬謝的感激不了。

活死人是個無卵毛後生，正在乾狗屎發鬆時候，見了這般千嬌百媚的標緻大姐，教他如何不愛？便眉花眼笑的盤問他姓名，里居，年紀，月生，要送他回去。臭花娘見他美如冠玉，風流瀟灑的，心裏也十分愛慕，巴不得要他送上大門，便也笑迷迷的把姓名籍貫告訴他。大家一路同行，你問我答的頗不寂寞。到了家中，活死人自向客位裏坐地。臭花娘走進房中，正見趕茶娘坐在牀沿上喫死髓肉，便上前哭哭笑笑告訴到廟裏如此長，如彼短，幸虧得活死人來做了天救星，又承他直護送到家裏，真是莫大之恩。趕茶娘聽說，便教臭花娘扶傍出來，與活死人相見了，千謝萬喏的感激不盡。

正在講話，恰好臭鬼那日歸來。走進門來，忽見趕茶娘骨瘦如柴，陪着一個美秀而文的行當小夥子坐着說話，臭花娘也在傍邊聽講唇，滿肚疑心疑

惑，摸弗着頭路起來，便問道：『你怎麼弄得這等人弗像人鬼弗像鬼的。此位却是何人？』

趕茶娘便將自己如何生了怪症，臭花娘如何去燒財香，活死人如何救苦救難，細細告訴一遍。

臭鬼聽得，把舌頭拖到二尺長，說道：『虧你喫了大膽藥，就差個黃花閨女到這等所在去，怎不惹出事來！』

原來臭鬼老早曉得這色鬼在廟裏的所作所爲，若臭花娘抱去，真是羊落虎口，少不得被世們對準肚臍通腸教當一番；今得完名全節，好好回來，豈不是天大造化？忙向活死人謝道：『若非官人搭救，小女定遭一切，真是他重生父母了。』

活死人道：『路見不平，自當拔刀相助。這是合愛的大福氣，天差地遣教我進去做個解神星，怎敢當這般稱謝！』

臭鬼又問起他家世來。活死人不好說出自己地頭脚根，便扯個滿天大謊，只說『老子也曾做官做府，不幸早死早滅了。自己原在家讀書，只因遇着蟹殼裏仙人，說我將來還要飛黃騰達，只是做那尋章摘句的書說頭，却終無了局，遂送我葫蘆仙丹，勸我去尋鬼谷先生，學成好本事，方纔有用。

因不會問得那先生的好住場，只得各處瞎尋，不期而會遇着令愛。』一派鬼話，說得臭鬼愈加欽敬。

那花娘已去把家常便飯端正，一總和盤托出。活死人看時，却是五簋一湯：一樣是筍敲肉，一樣是烏龜炒老蟲，一樣是白土魷，一樣是鄉下烏肚蟹，一樣是錯醃來吃的鶴腳上肉，一碗飛來蝦圓湯，收拾的甚是精緻。臭鬼便教花娘也不必迴避，一同吃個合家歡樂，便大家四出跳坐定。

活死人自從喫了辟穀丸，還不覺餓，不過畧吮滋味，逐樣嘗嘗罷了。那趕茶娘就像蒼蠅見了熱血一般，兩個拳頭扛張嘴，吃一筍二看三的捨得快是強梁。

活死人見他口頭這等饒法，心裏想道：『看他如此貪吃慳儉，真像有磨子在肚裏牽的一般。若把辟穀丸吃下去，料想止得定的。』便向葫蘆裏倒出一丸來，遞與他道：『這便是仙人送的仙丹，諒必百病消除的。既有貴恙，何不吃一丸試試看？』

趕茶娘便接來喫下，真是有些仙氣，霎時間便膨脹氣脹的飽筋脹起來，竊放下筷喫不下了。臭鬼大喜，忙向活死人謝了又謝。

大家歡呼暢飲，吃到半桌裏，臭鬼已有些酒意

，便向趕茶娘道：「我們一心計路要尋個像心像意的女婿，直至如今不曾尋着。此位官官，有這般才貌，你們娘兒兩個，又都受過他好處。吾欲將女兒與他攀親做事。你道如何？」

趕茶娘道：『我也蓄心已久，』便看着活死人道：『不知官官意下何如？』

活死人假意辭道：『令愛天姿國色，只宜配王孫公子。若與我這揀出鄉下人相配，豈不是唐突西施。還宜另擇門當戶對的爲是。』

臭鬼道：『不必太謙。若論那些膏粱子弟，大半只曉得喫食，打雄，屙屎，困，鮮衣華帽的擺擺空架子罷了。就有幾個真才實學，也怎及得官官這般才貌雙全，又與小女年相若，齒相等：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不必推三阻四。』

臭花娘初聽得爺娘說話，心裏暗喜；忽見活死人半推半就，甚是着急，連忙丟個眼風。

活死人覺着他意思，又見臭鬼這般說陳，便答道：『既蒙錯愛，不敢固辭，容日央媒說合便了。』

臭鬼趁着酒高興，說道：『一言爲定。那些繁文禮節，講他什麼！只消留一件表記與小女，便媒

人了。』

活死人聽得要他表記，自思身邊一無所有，光身體滑的，把什麼與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向頭上拔下一把髮來，說道：『百年大事，把那身外之物作信，反覺輕褻了。書上說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此爲信，雖無媒妁之言，也可算得父母之命了。』

臭鬼大喜道：『這個聘禮，倒也脫俗，真可稱結髮夫妻了。』

連忙接來遞與臭花娘，教他拔些下來，做個回敬。臭花娘紅着鬼臉，不好意思。

趕茶娘笑道：『禮無不答。這是正經事務，又不是私訂終身。一毛不拔，成何體統？』便伸手向他禿頭毛湊耳朵的拔了幾根，遞與活死人收着；又喫了幾杯喜酒，方纔散席。便留活死人住下。

到了次日，臭鬼因離家日久，主免到外面張親眷，望朋友，應酬世故。活死人住在家中，與他娘兩個閒話白嚼蛆，堆堆坐，堆堆講，也沒甚厭時。真是逢着好處便安身，把那尋先生肚腸丟在九霄雲裏去了。

住過半個十日，還不想着起身。一夜眠在牀上

，正想那日間與臭花娘眉來眼去，交頭接耳許多情景，只見蟹殼裏仙人走來說道：『我一片婆心超度你，却如何這般躲頭避懶，今日之下，還在此處好眠得緊？豈不聞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如此貪自在，怎麼成得人？快些去罷！』活死人忙拉住他衣袖管，要問他先生住處，却被一隻三腳貓啣住一個死老蟲，跳在踏牀板上，一聲响，把他驚醒，原來是一個春夢；手裏摸着引席角，並不是甚麼衣袖管。撐開眼皮看時，早已大天白亮。慌忙起來，走入裏面，見他一家門尚未起身，便在房門外冷板凳上坐下，肚裏胡思亂想：欲要辭去，又牽心掛肚腸的掉不落臭花娘；欲要不去，又恐誤了自己前程萬里。正是「眼淚撒撒落，兩頭掉弗落」：思來想去，沒個決斷。

只見臭花娘開出門來，見他無聊無賴的坐在門口，便笑嬉嬉問道：『今日怎起這般早身，可是怕日頭晒肚皮麼？』

活死人便將夢見蟹殼裏仙人及自己決斷不下的緣故告訴他。

臭花娘正色道：『仙人的仙仙說話，豈可不聽？你我終身已定，後會有期。若要同衾共枕，須待

花燭之夜。你今就年頭住到年尾巴，也巴不出甚麼好處，枉苦廢時失事；不可錯認了定盤星。』

活死人不覺爽然自失，道：『小姐金口玉言，教我怎敢不依頭順腦。』

說了一回，那臭鬼老夫妻兩個都已起身。活死人便把做夢的話，述與他聽，告辭要去。

臭鬼道：『既是仙人勸駕，不敢強留，』便教收拾起物事來，餞行起身。

正是必需學成文武藝，方能貨與帝王家。不知活死人此去，幾時尋着鬼谷先生。且聽下回分解。

纏夾二先生曰：趕茶娘只道師姑爲女子所做，既然修行念佛，自當謹守清規；故放心托膽，打發女兒去。豈知佛門廣大，常爲和尚出入之所乎。臭花娘雖知出頭露面，外觀不雅，無如細娘家說話弗當，反被娘數說一番，只得奉命而行；亦不料有人要來親嘴摸奶奶也。那時雙拳弗捏四手，正當叫爺娘弗應之時，忽聽得活死

人來吵散，送上大門；雖然素味平生，早已兩心相照。男貪女愛，戀戀不捨。而又恰得好爹好娘，與他玉成其事，真乃天從人願也。

何典卷八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八回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詞曰

真堪愛，如花似玉風流態。風流態，眠思夢想，
音容如在。東隣國色焉能賽，桃儂偏把李
來代。李來代，冤家路窄，登時遭害。

右調玉交枝。

話說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家裏，與臭花娘朝夕相對，或是做首歪詩，或是着盤臭棋，有話有商量的好不快活。無端因夢頭裏被蟹殼裏仙人數駁一番，又聽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厲色，說得他卯子推落冰缸裏，冷了下半段，只得告別起身。

及至跑出大門，又茫茫無定見的，不知向那里

去好。姑且揀着活路頭上信步行將去，遇着過來人，便問鬼谷先生的來踪去跡，並沒一個知道。尋了好幾時，無頭無緒的，不免意懶心灰，肚裏想道：『這蟹殼裏仙人既是一團好意，也該說明個地點，却如何弗出麩皮弗出麪的，教我朝踏露水夜踏霜，東奔西走去瞎尋。這等無影無蹤，不知尋到何日是了！』

正在自言自語的抱怨，忽然昏天黑地起起烏雲陣垂來，活死人着忙道：『這裏前不巴村，後不着店，若落起騎月雨來，却那里去躲？』

四面一望，只見斜射路裏有個烏叢叢田頭宅基，便飛奔狼烟的跑上前去。到得門口，却又關緊在那里，不好去敲門打戶，就在步簷底下暫躲。幸喜出頭椽子甚長，不致灑濕身上。誰知陣頭大，雨點小，霎時雨散雲收，依舊現出黃胖日頭來。

正想走路，只聽得呀的一聲響，兩扇真寶門大開，跑出一個腰細肩胛闊的精胖後生來，看見活死人，立在門口便喝，問道：『你是甚麼野鬼？莫不是倒麥調賊，在此看脚路？』

活死人怪他出口傷人，便道：『你怎有眼弗生人頭，弗認得就這般出言無狀，是何道理？』

那後生人怒道：『你怎敢回唇答嘴？』便趕上趕落要打活死人。

活死人是吃過大力子的，那氣力無量數在身腔子裏，見他這般大勢頭，便先下手爲強，將他拚心一記，恰正打在拳窠裏。那後生自道武藝高強，欺這活死人細皮白肉文搗搗的，把他喫得下肚；不防他捉冷刺一記，便立脚弗住，一個鷄子翻身，仰缸跌轉來。連忙爬起，脚頭弗會立定，又被活死人一滾一個臀場椿，又坐倒了。料想鬪壘弗過，只得問道：『你到底哪里來的惡鬼？怎敢上門欺人？』

活死人道：『我只爲尋個先生，偶然在此借步簷躲雨。你怎一面弗相識，就冤我做賊？可知道賊難冤，屎難喫麼？』

後生道：『你先生是誰？却到這里來尋。』

活死人道：『我尋的是鬼谷先生。』

後生哈哈大笑道：『你怎向真人面前說起假話來？那先生的學生子，連我只得四個，何來你這驀生人？』

活死人見說，忙問道：『你既是他學生子，先生却在何處？』

後生道：『你須賠了弗是，方說與你聽。』

活死人只得唱個撒網喏，求他指引。

後生道：『他住在黑甜鄉，離這里路雖有限，但盡是百脚路；熟事人跑慣的，有時不小心，還要走到牛角尖裏去，弄得撥身弗轉，何況你人生路弗熟，那里摸得到？倒不如草楊我家，明日與我一同走罷。』

活死人謝道：『如此足感盛情。只是打攪不當。』

後生道：『不打不成相識。既已打過，就是相識了。何必客氣？』便把活死人讓進家裏，大家通名道姓。

原來這後生叫做冒失鬼。老子也是個宿瀆頭財主，早已死過，留下大家大當與他掌管。他又不曉得做人家世事，一味裏粗心浮氣，結交一班遊手好閒的朋友，日日出去擊鷹放鷓的尋開心；又自恃身長力大，可以弗喫眼前虧，到處驚鷄鬧狗的闖事。娘也管他不下。

一日，同着數鬼，擊了齧尾巴老鷹，牽着瘦獵狗，撻鎗使棒來到黑甜鄉裏。看見路傍有幾棵戩弗倒大樹，一隻抄急兔子，正在樹腳根頭喫那離鄉草。

冒失鬼道：『甌子弗吃窠邊草的；這隻兔子如何倒在窠邊喫草？』便把老鷹放去。

真是見兔放鷹，猶得甌中捉鼈，手到擒來。捉了兔子，正想要跑，忽擡頭見大樹大丫叉裏，一隻老鳥在上面褪毛，忙又將鷹放起。那老鳥是翅扇毛通透的，看見鷹來，便一淌翅飛上天頂心裏去了。那老鷹活食弗吃吃起死食來，並不去追老鳥，反飛入鬼谷先生家裏，把一隻斜撇雄鷄抓住。被鬼谷先生的學生子地裏鬼看見，如飛上來，一把捉牢，拿根鬚糠搓繩縛了，纜在一個狗肉架子上。

冒失鬼追到看見，大怒道：『怎敢把我的北鳥弄壞？』拔出拳頭要打地裏鬼。

地裏鬼自恃名師傳授，法則多端，怎肯相讓？也就礮拳捋臂的迎他。兩個一拳來，一脚去，打起死賬來。

鬼谷先生跑來看見，喝住地裏鬼。這冒失鬼弗識趣，倒便上起鬼谷先生船來。被鬼谷先生使個定身法，弄得他四手如癱，有力無用處。又見地裏鬼口口聲聲叫他『先生，』忽然心內尋思道：『聞說鬼谷先生近來住在黑甜鄉裏，不要就是他？』便問道：『你有這般真本事，莫非就是甚麼鬼谷先生麼？』

？』

鬼谷先生道：『既知我名，怎敢到來放肆？』

冒失鬼道：『不消說，千差萬差，總算我差。你放了我，我情願拜你爲師。』

鬼谷先生道：『既肯改惡從善，也不與你一般樣見識，』便使個解法放了他。

冒失鬼忽然手脚活動，不覺大喜，便跪下磕個頭，道：『我就此拜了先生罷。』

鬼谷先生見他爽利，又曉得尊師重傅，是個有出息的，心裏也喜；問了姓名籍貫，說道：『要學本領，也不是一湊謝師的。還當回家說知，方好到來習練。』

冒失鬼道：先生說的是。』

便告辭出門，尋着衆鬼，一徑回家，對娘說知。他娘甚喜歡，便端正一肩行李，揀個入學日脚，來到鬼谷先生家住下。

過了幾日，又有大排場來的兄弟兩個：那兄叫做摸壁鬼，令弟教做摸索鬼，也是慕名來學的。那先生因材施教，教法甚多。這冒失鬼一竅不通，只有些靈氣力；學了多時，方學會幾樣死法則。那日偶然回在家中，恰遇活死人來躲雨，遂打成相識，

領他到先生家來，拜見了鬼谷先生，與師兄輩都相見了，住在他家。

那活死人本已聰明，又嗅了益智仁，愈加玲瓏剔透。鬼谷先生也盡心教導。那消一年半載，便將鬼谷先生周身本事，都學得七七八八。

一日，大家在門前使鎗弄棒，操演武藝，鬼谷先生在傍點撥。忽聽得半空中幾聲野鶴叫，一朵紅引頭雲，從天頂裏直落到地上；雲端裏立一隻仙鶴，嘴裏啣着字紙。活死人上前搶來，看時，盡是許多別字，一個也不識。遞與鬼谷先生，先生看了，點頭會意，便對衆學生子道：『本期與你們相處三年五載，然後分手。無奈天符已至，只得要散場了。』便各人叮囑幾句，跨上鶴背，騰空而起，望揚州去了。衆學生子跪下拜送，直等望不見了，方纔起來，大家面面相覷。正是蛇無頭而不行，只得各歸閒散。

冒失鬼曉得活死人無家無室，便欲留他歸去暫住。活死人也欣然樂從，隨他回家。不題。

且說那色鬼自從在脫空神廟裏見了臭花娘，回到家中，眠思夢想，猶如失魂落魄的一般，那裏放得下？曉得他是跑到廟裏的，定然不是遠來頭，

總在六尺地面上，差了人各處去尋訪。只因臭花娘從未出門，無人疑到世家，只是挨絲切縫，四處八路去瞎打聽。

誰知事有湊巧：不料那東村裏也有一個標緻姑娘，叫做豆腐西施，雖不能與臭花娘並駕齊驅，却也算得數一數二的美人了。老子豆腐羹飯鬼，薄薄有幾金家業，只生得他一個獨囡。那日因到親眷家邊吃了清明飯回來，被色鬼的差人看見，尋思近地裏再沒有第二個美似他的，色鬼廟中所遇，諒必就是他，便如飛來報與色鬼知道。那色鬼又未曾目觀其間，聽他們說得有憑有據，便也以訛聽訛，信以為實；就與衆門客商議。

大家議論紛紛；只有一個叫做極鬼，說道：『這也不是甚麼團團大難事。那豆腐羹飯鬼住在獨宅基頭上，只消我們幾個扮做養髮強盜，等到半夜三更，或是拿鑊鏟掘个壁洞，軟進硬出；或是明火執仗，打門進去，搶了就走，夜頭黃昏，那里點了烏鼻頭來尋，又不擔攔工夫，手到拿來。豈不是朝種樹夜乘涼的勾當？』

色鬼大喜道：『此計甚妙，就煩你幹來。事成之後，重重相謝。』

極鬼便糾合幾個同道中，來到村裏，揀個僻靜所在，楊花了面孔，紮扮停當；等到更深夜靜，來到豆腐羹飯鬼門口，點起烟裏火來，打門進去。那豆腐羹飯一家門，正睡到頭忽裏，忽被打門聲驚覺了，慌忙起來。纔立脚到地下，那夥強盜已一擁進房，各人揚得花嘴花臉，手裏拿着雪亮的鬼頭刀。兩個便將豆腐羹飯綁住，把刀架在頭骨上，不許他牽手動脚。幾個便向床上搜看。那豆腐西施雖然穿了衣裳，却不敢走下床來，坐在皮帳裏發抖；被極鬼尋着，一把拖下床來，背着就走。衆鬼也就趁火打劫，搶了好些物事，一閃出門。

豆腐羹飯鬼冷眼看他們行作動步，是專爲女兒來的；又聞得色鬼在各處早打聽，要尋甚麼標緻細娘，便疑心到他身上。叮囑家婆看好屋裏，自己悄悄然出了門，望着火光跟將去；恰正被他猜着，見他們一徑望色鬼家裏去了。便尋思道：『那色鬼潑天的富貴，專心致志尋了女兒去，自然千中萬意，少不得把他做個少奶奶，住着高堂大廈，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也是他前世修來的。』一頭肚裏胡思亂想，一頭望家裏回來。——已經朦朦天亮——便向老婆說知。

老婆道：『你不可一想情願，他是有門楹人家，若有這般好心，怎不教人來說合？明媒正娶，難道弗好，倒要半夜三更出來搶親？你快再去打聽，倘能像你心意，便與他親眷來去，也覺榮耀，萬一別有隱情，豈不把女兒骯髒埋滅了。』

豆腐羹飯鬼道：『你也說得是，我自己不好去打聽，待我央人去便了，』忙走到一個好鄉隣冤鬼家來，托他去打聽，不題。

却說這極鬼搶着了豆腐西施，滿心快活，巴望送到色鬼面前，要討個大好的。誰知那色鬼的老婆，却是靈寶太師的女兒，叫做胖房小姐，生得肥頭胖耳，粗脚大手，自恃是太師爺的女兒，凡事像心適宜，敢作敢為；又妬心甚重：家裏那些丫頭女娘家，箍頂管腳，不許色鬼與他們醜攀談一句。色鬼雖然是怕老婆的都元帥，無如骨子裏是個好色之徒，怎熬得住，家裏不能做手脚，便在外面尋花問柳，挽通了師姑，却向佛地上去造孽，就是查訪那標緻細娘，也不過尋個披簾衣烏龜，鑽謀來私下去偷偷罷了，原沒有金屋貯阿嬌的想頭，只因聽了極鬼一席話，說得燥皮，便一時高興，教他去幹。原想要另尋個所在安置的；不料他們商議時，却被一

個快嘴丫頭聽見，告訴了畔房小姐。畔房小姐聽得，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端正一個突出皮棒槌，把色鬼騙進房中，打了一頓死去活來，拿條軟麻繩縛住了。又恨極鬼牽風引頭，算計也要打他一頓出氣；便一夜弗困，拿着棒槌守在門口。

等到四更頭，聽得衆鬼回來，那極鬼背了豆腐西施，領頭先進。畔房小姐在暗頭裏聽得脚步響，便舉起棒槌夾頭打來；不料反打着了豆腐西施，正中太陽裏，打得花紅腦子直射！畔房小姐聞得一陣血腥氣，便縮了手。後面衆鬼拿着燈籠火把一擁入來，忽看見滿地鮮血。極鬼忙將豆腐西施放下，看時，早已嗚呼哀哉了。大家嚇得屁滾尿流，趑出脚都逃走的影跡無蹤。畔房小姐也覺心慌意亂，奔進房中去了。

門上大叔只得報知輕脚鬼。查起根由，纔曉得是扮作強盜去搶來的。依了官法，非但一棒打殺，並且要問切頭罪，怎不驚惶。還喜得沒人知覺，忙使人把死屍靈移去丟在野田堵裏。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腦子，便向地下刮起來吃乾淨了，叮囑衆鬼不許七諛八談。只道神不知鬼不覺的，誰知那門上大叔却與冤鬼是觸肉朋友，見冤鬼來打聽，弗瞞天

，弗瞞地，原原委委，一本直說。窻鬼曉得了實細，忙回來報與豆腐飯羹鬼知道。

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不知豆腐飯羹鬼得知了凶信，如何處分，且聽下回分解。

纏夾二先生曰：冒失鬼一味粗心浮氣，目中無人，到處以強爲勝，一遇鬼谷先生，早已束手縛脚，有力無用處。還虧他福至心靈，便肯改邪歸正。然到底稟性難移，見了活死人細皮白肉，只道善人好欺，又復出言無狀。豈知人不可以貌相，強中更有強中手乎？至於色鬼，豈不知老婆平素日間所作所爲，乃一聽極鬼擺掇，就不顧違條犯法，飛得起教他去幹；遂把一個貌似玉的絕世佳人，送到西方路上去，豈非作盡靈寶孽哉？

何典卷九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九回

貪城隍激反大頭鬼

怯總兵偏聽長舌婦

詞曰

好色原非佳士，貪財怎做清官？聽人說話起爭端，贏得一刀兩斷！城破何難恢復，關全儘可偷安。誰知別有鎮心丸，夫婦雙雙遠竄！

右調白蘋香，

話說豆腐羹飯鬼被強盜來搶了女兒去，曉得是色鬼所作所爲，一味淺見薄識，巴望女兒做個少奶奶，將來好與他蘇眷往來，膽托心寬的坐在家裏等冤鬼來回音。不多幾日，冤鬼氣急敗壞跑進門來，見了豆腐羹飯鬼，你還這等逍遙自在的！你女兒已被他們打

豆腐羹飯鬼還不相信，說道：『我與他們今日無怨，往日無讐，無緣無故的來捉他去活打殺，天底世下也沒有這道理。』

窰鬼便將門上大叔告訴的話，一五一十述與他聽道：『如今你女兒的屍靈橫骨，現躺在怪田裡。』

那時嚇得魂不附體，夫妻兩個跌跌撞撞的趕到怪田裏去尋看。跳過了八百個麥稜頭，只見幾隻塞鼻頭豬狗，正在那裏齧死人。忙上前趕開，看時，一腔弗差，正是女兒豆腐西施，打得頭破血淋，眼烏珠都宕出來，躺在田溝角落裏。大家號嗚拍肚的哭了一場，算計要趕到色鬼家裏去拚性捨命。

忽望見跑熟路上有鬼走過，認得是荒山腳下的迷霧窰鬼，曉得他會畫策畫計的，連忙橫田直徑追上去，請他轉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今要思量打上大門去，可使得麼？』

迷霧窰鬼道：『動也動弗得！他侯門深似海的，你若打進去，他家裏人多手雜，把你捉來鎖頭縛頸的解到當官，說你誣陷平人為盜；那時有口難分說，枉吃一場屈官司。再不其然，把你也像令愛一般，打殺在夾牆頭裏，豈不是白送了性命？』

豆腐羹飯鬼道：『老話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們不過是哺退鄉紳，怎敢日清日白把人打死？難道是奉旨奉憲打殺人弗償命的麼？』

迷霧裏鬼道：『雖說是王法無私，不過是紙上空言，口頭言語罷了。這裏鄉村底頭，天高皇帝遠的。他又有財有勢，就使告到當官，少不得官則爲官，吏則爲吏，也打不出甚麼與官司來。卽或有個好親眷，好朋友，想替你伸冤理枉，又恐防先盤水，先濕脚，反弄得撒尿弗洗手，拌在八斗槽裏，倒要拖上州拔下縣的吃苦頭，自然都縮起脚不出來了。依我之見，還是捉方路走好。且到城隍老爺手裏報了着水人命，也不要指名鑿字，恐他官官相衛，陰狀告弗准起來；只可彈同三拍的告了，等他去緝訪着實。這纔是上風官司，贏來輸弗管的。』

豆腐羹飯鬼道：『真是一人無得兩意智。虧得與你相商，不致冒冒失失幹差了事。』遂打發老婆先歸，謝別了迷霧裏鬼，一徑望枉死城來。

到得城裏，尋個赤脚訟師，寫好白頭呈子，正值城隍打道回衙，就上前攔馬頭告狀。城隍問了口供，准了狀詞，一進衙門，便委判官烏糟鬼去相了屍，然後差催命鬼捉拿兇身。催命鬼領了牌票，差

着夥計，三路公人六路行的各到四處去緝訪；今朝三，明朝四，擔擔擱擱過了多時，方纔訪着是色鬼所爲。忙來稟明餓殺鬼，便與劉打鬼一同商議。

原來劉打鬼收成結果了雌鬼，把活鬼的故老宅基地賣來餵了指頭，弄得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只得仍縮在娘身邊。後來餓殺鬼陞了城隍，接他娘兩個一同上任，做了官親，依舊體面而之了。

那日見餓殺鬼說起這事，便道：『那色鬼的老婆昨房小姐，是謙寶太師的養嬌因，怎好去惹他？況你現虧太師提拔，方能做這城隍，也當知恩報恩，豈可瞞心昧己，做那忘恩負義的無良心人。依我算計，倒有個兩全其美的道理在此。那荒山裏有兩個大頭鬼：一個叫做黑漆大頭鬼，就是前番在三家村戲場上打殺破面鬼的；一個叫做青胖大頭鬼，聞說也曾殺人放火。他兩個專幹那不公不法的事，倒不如將他捉來，屈打成招，把這件事硬坐他身上；憑他賊皮賊骨，用起全副刑具來，不怕他不認賬。一則結了此案，二則捉住大夥強盜，又可官上加官，豈非一得而兩便？』

餓殺鬼聽得可以加官進爵，便望耳朵管裏直鑽

，不覺大喜；便教催命鬼領了一羣白面傷司，到荒山裏去捉鬼。

那些傷司，巴不得有事爲榮，歡天喜地的帶了鏈條絛索，神譁鬼叫，一路行來；正在四柵街上經過，恰撞着黑漆大頭鬼，吃得稀糊爛醉，歪戴了配頭帽子，把件濕布衫敞開，露出那墨測黑的胸膛，上街撇到下街的罵海罵山。催命鬼看見，因他曾打死兄弟破面鬼，正是讐人和見，分外鄙睚，便迎上前來捉他。那黑漆大頭鬼雖然酒遮了面孔，人頭弗認得，見人來捉，便也指手畫脚的四面亂打。衆鬼那里敢上身？不料他一個不小心，踏了冰蕩，磕爬四五六，一交跌倒。衆鬼一齊上前擒住，還捉子頭來脚弗齊；連忙拿出蛙空麻繩來，把他四馬攢蹄，牢捉牢縛，捆好了扛肩扛脚捉回城中。進了射角衙門，報知餓殺鬼。

餓殺鬼出來，看見只得一個，便問道：『還有一個如何不捉？莫非你們得錢賣放了麼？』

催命鬼道：『這個是在路頭上捉的。因他力大無窮，恐防走失，所以先解回來。如今還要去捉那個。』

餓殺鬼道：『既如此，快去快來！』

青胖大頭鬼大怒，提起升羅大拳頭，只一拳，早把他打得要死弗得活！衆傷司見不是頭路，忙要逃走，被青胖大頭鬼趕上脚踢手捧，盡都打死。就有個把死弗盡殘，也只好在地下掙命。

迷霧裏鬼忙向前來勸，已經來不及，便道：『官差吏差，來人弗差。他們不過奉官差遣，打殺他也覺冤哉枉也。如今一發造下迷天大罪，怎生是好？』

青胖大頭鬼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聚集人衆，殺入城中，救了黑漆大頭鬼，再尋去路不遲。』

便打發小鬼分頭去把各路強鬼都聚攏來。一面收拾鎗刀木棒；山中沒有鬼馬，便去捉隻吃蚊子老虎來做了坐騎。等到月上半闌殘，那四處八路的強鬼都已到齊。大家飽餐戰飯，青胖大頭鬼拿了拆屋榔槌，豁上虎背，領頭先進。推船頭鬼也騎隻頭髮絲牽老虎，拿根戳骨棒。迷霧裏鬼不會武藝，拿了一面擋箭牌，騎隻竈前老虎。小嘍羅各攏了阿囉羅鎗，隨在後面，趁着一汪水好亮月，望枉死城進發。

且說那黑漆大頭鬼在慢字監裏，一忽覺轉，只

覺道周身牽絆，開眼看時，方知滿身繩捆跌弗撒，惱得他儘性命一跳，把基蛙空麻繩像刀斬斧截一般，都迸斷了，跳起身來。兩三個牢頭忙上前來捉時，早被他一頓抽拔拳，都打得死去活轉來，便就神譁顛叫的打將出來。外面禁子聽見，忙把牢門關緊，一面去報城隍得知。

餓殺鬼聞報，嚇得魂飛天外，忙點起合班皂快壯健，盡到監裏去捉鬼；再差劉打鬼到老營裏去弔陰兵來協助。衆鬼都踢鎗弄棒的來到後北監門口，那黑漆大頭鬼已經攻出牢門，看見衆鬼都拿着手使家伙，自己赤手空拳，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免有些心慌；忽見壁脚根頭靠一個石榔槌，便搶在手裏，一路打來。衆鬼那里攔當得住？被他打出衙門。正遇着劉打鬼領了一隊陰兵，弓上弦，刀出鞘的殺來，就在衙門口敵住，裏應外合，圍裹住了。聖膝大頭鬼雖然勇猛，無奈是空心肚裏，又遇那些陰兵盡是敢死之士，一個個越殺越上的，再不肯退。

那輕骨頭鬼在城中，得知信息，自料孤掌難鳴，不能救應，欲回山報言。奔到城門口，早望見門口也有一簇陰兵把守，不能出去；看見路傍有一大堆柴料，便心生一計，上前放了一把無名火，霎時

間鬼火唐唐着起來。陰兵望見起火，便向前來救，被他溜到門口，拽開了門。正待出城，湊巧遇青胖大頭鬼兵馬恰好到來。輕骨頭鬼接着訴知前事，青胖大頭鬼聽得，便放出騎虎之勢，衝到衙門口，正見無數陰兵，圍住了黑膝大頭鬼，喊殺連天，青胖大頭鬼大怒，使起拆屋榔槌，衝入陣中。衆陰兵殺了許久，都已筋疲力盡，怎當這青胖大頭鬼猶如生龍活虎，使發了榔槌，如泰山壓頂一般打來？只得各顧性命，四散逃走。那劉打鬼正要想跑，不料夾忙頭裏膀牽筋起來，弄得爬灘弗動，寸步難移，被黑漆大頭鬼一石榔槌打了下頰，連頸柱骨都別折了；趁勢殺進衙門，把些貪官污吏，滿家眷等，殺個罄盡。然後商量走路。

迷霧裏鬼道：『如今也不必走了。索性據住城池，造起反來，殺上酆都城，連閻羅王也吵得他無腳奔。那時你們兩個，一個據了酆都城，一個據了枉死城，平分地下，豈不好麼？』

二鬼大喜，道：『好計。』

黑漆大頭鬼便自稱枉唐天王，青胖大頭鬼號爲百步大王，據住了枉死城，謀反叛逆，打眼先去攻鬼門關。不題。

却說鬼門關總兵白蟻鬼，自從到任以來，正值太平無事，喫了大俸大祿，雖然不是三考裏出身，也該做比官，行此禮；誰知他却一味裏吃食弗管事，只曉得吹歌彈曲，飲酒作樂，把那軍情重事，都擱在形容鬼身上；自己倒像是個閒下裏人？

一日，正坐在私宅裡一棵黃柏樹底下，對了一隻卮下臭蠻牛彈琴，只見形容鬼跑來說道：『虧你還有工夫卮樂！外面有一起枉死城逃來難民，說被兩個大頭鬼攻破了城池，將些醉官醉皂隸，盡都殺死，現在據住枉死城謀反。聞說還要來搶鬼門關。可作速算計，庶保無虞。』

白蟻聽鬼說大驚，忙教難民來問知始末根由，隨即上關點兵把守，不許野鬼過關。一面奏聞閻羅王。

閻羅王聞奏，便與多官計議。只見識卵太保出班，奏道：『料想兩個獨脚強盜，做得出甚麼大事業來？那鬼門關兵精糧足，卽着總兵白蟻鬼領兵收捕，自可指日成功。』

閻王依奏，卽發一道假傳聖旨，着白蟻鬼勦捕賊寇，收復城池。

白蟻鬼接着旨意，幾乎魂靈三聖都嚇落了，說

道：『我雖文武官員俱曾做過，却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打米，怎當得這個苦差！』說罷，不覺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

只見那個副總兵替死鬼，勃然大怒道：『你枉做了男子漢大丈夫，却如此貪生怕死。目今正在用兵之際，對了千人百眼做出這般小娘腔來，豈不慢了軍心！你有眼淚向別處去落，待我領兵便了。』罵得白蝶鬼滿面羞慚，屈屈嘴弗開。

忽見幾個陰兵，慌慌張張跑來報道：『大頭鬼引兵已到關下了！』

白蝶鬼只得同了衆鬼，都上關來；看時，只見無數鬼兵，簇擁着那黑膝大頭鬼，果然可怕。你看他身長一丈，腰大十圍，頭大額角闊，兩眼墨測黑，面上放光發亮，猶如塗了油竈墨；騎一隻紙糊頭老虎，手裏拿個殺車榔槌，在關前耀武揚威。白蝶鬼看見，愈加嚇得頓口無言。

替死鬼也不免有些嘴硬骨頭酥；無奈纔說過了硬話，不好改口，只得裝着硬好漢，說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怕他則甚？且待我去擋個頭陣，掂掂斤兩看，造化一戰成功，也未可知。』便裝鎗騎馬，硬着頭皮，殺出關去。

黑漆大頭鬼看見，迎上前來，也不打話，擡起榔槌就打。替死鬼舉鎗，急架相還。戰不多幾個回合，早被黑漆大頭鬼一記殺車榔槌，打得頭向洞肛裏撒出來，死在馬下；趁勢搶上關來。形容鬼在關上，忙把磚頭石塊及棒槌木檣打將下去，黑漆大頭鬼只得退回。各人守住老營。

白蠟鬼回到衙中，愁眉不展，與長舌婦商議。

長舌婦道：『我們好好在枉死城做官，却調到這裏來做甚麼總兵；反教那餓殺鬼去攪亂天朝，惹日這般飛來橫禍來，帶累我們擔驚受怕。那鬼兇天兇地，關上又無強兵猛將，那里守得住？倘有些失差業戶，就使逃得小性命，也弄得拆家敗散了。倒不如棄了這裏，逃到他州外府，揀個人跡不到之所，隱姓埋名，住過幾時；由他們羊敵殺虎，虎敵殺羊，我們只在青雲頭裏看相殺，豈不逍遙自在？』

白蠟鬼聽說，喜道：『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你的算計，一點弗差。這裏後有條盡頭路，直通着仙人過嶺，再過去便是無天野地。那里多見樹木，少見人烟，足可安身立命。待我與形容鬼說知，教他收拾回去。』

長舌婦道：『形容鬼是個吃狗屎忠臣，怎肯跟人逃走？對他說知，反要洩漏天機，瞞着他悄悄然去了，豈不安逸？』

白矇鬼聽計，便將真珠寶貝，絛軟衣裳，打起兩個私團包，大家背上肩頭，開了後門，一直望盡頭路去了。

且說形容鬼在關上防守，一夜弗曾合眼；巴到大天白亮，忙回衙來，思量教白矇鬼拜本去請救兵。不料到得衙中，尋他夫妻兩個，早已不知去向。忙使人四下裏追尋，那里有個影響？誰知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一霎時藩關都曉得了。那些陰兵見主將逃走，便都弗怕軍法從事，亂竄起來：也有拿了衣包傘向關後逃命的，也有反把關門大開，讓兵馬進來的。形容鬼那里禁遏得住？只得拚此微軀，盡忠報國：撲通一聲，跳在清白河水裏，沫星弗會汎一汎，早已變了落水鬼。

黑漆大頭鬼進了關，便與迷霧裏鬼商議進兵。

迷霧裏鬼道：『此去只有陰陽界是個險要之所，其他都不打緊。如今且把關前關後各路地面都收服了，使無後顧之憂，方可放心托膽殺上前去。』

黑漆大頭鬼聽計，便差人知會青胖大頭鬼，教

他領了枉死城兵馬抄上手，自己與迷霧裏鬼領了鬼門關兵馬抄下手，去搶各路未服地面，都到陰陽界會齊。那些小去處，兵微將寡，自然抵擋不住。于是孟婆莊土地討債鬼，惡狗村土地白日鬼，血污池土地濺灑鬼，望鄉臺土地戀家鬼，陷人坑土地一脚鬼，溫柔鄉土地殺火鬼，俱遞了降書降表，望風降附。

只有大排場土地自話鬼，不肯投降，與鬼谷先生徒弟摸壁鬼兄弟，算計迎敵；擺端正一個迷魂陣，準備擒兵捉將。等到青胖大頭鬼兵到，摸壁鬼自信兇，只道使的短鎗神出鬼沒，便目中無人；騎一匹移花馬，使起短鎗，衝出陣來，迎着青胖大頭鬼搭上手就殺。戰到十數合，漸漸抵敵不住。摸索鬼看見大阿哥鎗法亂了，便使起七纏八丫叉殺來夾攻。戰不多幾合，摸索鬼手脚遲鈍，早被青胖大頭鬼一榔槌拍昏了頭骨，一個連趾筋斗跌下馬去。摸壁鬼嚇得魂膽俱消，拍馬落荒而走，望陰陽界去了。青胖大頭鬼也不來追趕，引兵殺入陣中。自話鬼料無生路，只得拔根卵毛，殺在大樹上，變了一個吊殺鬼。

青胖大頭鬼得了大排場，便望陰陽界進發，恰

遇黑漆大頭鬼也引兵到來，在三岔路口撞着，合兵一處，望陰陽界殺來。

正是將軍不下馬，急急奔前程。不知陰陽界可曾攻破，且聽下回分解。

纏夾二先生曰：餓殺鬼聽了劉打鬼有情無理一派鬼畫策，就不顧是非曲直，冒冒失失去幹。誰知撞了黑漆大頭鬼，不惟自己弄得全家消滅，還帶累無數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盡都家破人亡，豈非利令智昏乎？白頭鬼不能做此官，行此禮，只知清風高調，對牛彈琴；及至兵臨城下，將至濠邊，非但一籌莫展，反聽了老婆舌頭，只顧自己，不顧別人，逃走得無影無蹤，致令形容鬼投河落水。這般鬼頭鬼腦，抗只星心使感突，真難相與也。

何典卷十

纏夾二先生評

過路人編定

第十回

閻羅王君臣際會· 活死人夫婦團圓·

詞曰

女扮男妝逃性命，何期闖入餐人境？剝衣亭上見雌雄，夫婦巧相逢。從軍掛印征強寇，一鼓而擒皆授首。功成名遂盡封官，從此大團圓。

右調慶功成。

話說兩個大頭鬼，攻破鬼門關，降了許多地面，引兵殺到陰陽界來。那守界的兩個將官：一個叫做倒塔鬼，騎一隻豁鼻頭牛，使一把花斧頭，有萬夫不當之勇；一個叫做餛飩鬼，使一個飯榔槌，騎一匹養瘦馬，足智多謀。自從摸壁鬼逃入界來，已曉得兵馬將近，連夜端正壓火磚，將要道所在，教

鬼兵打好界牆，只空一個鬼門出入。

那倒塔鬼一團筋骨，技痒難熬，摩拳擦掌的專等兵馬到來，思量殺得他馬仰人翻，片甲不回。

偷飯鬼道：『凡事小心爲主。我們只宜守住老營，且奏聞閻羅天子，請發救兵到來，然後出戰不遲。』

倒塔鬼暴跳如雷，道：『你只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過兩個養髮強盜，又不是三頭六臂七手八脚的天神天將，就這等怕如折振！豈不聞膽大有將軍做？若如此膽門小，怎做得將軍？』

話聲未絕，只聽得撲通的一個丫銅銃，破鑼破鼓一齊響起來，那大頭鬼兵馬已到。倒塔鬼便騎上豁鼻頭牛，拿着花斧頭殺出界來。黑漆大頭鬼上前接住便殺。戰了幾十回合，倒塔鬼使盡了三十六板斧還敵不住，巴望偷飯鬼來助一臂之力，只聽得已在那里打收兵鑼，曉得後手兵弗應，心裏慌張，被黑漆大頭鬼一拆屋榔槌把頭都打扁了，便趁勢殺過界來。偷飯鬼已將鬼門釘住，牢不可破，只得就在牆外安營。偷飯鬼便差賚奏鬼連夜上酆都來求救。

閻王聞奏大驚，忙與衆官計議。

甘蔗丞道：『聞得兩個大頭鬼凶不可當。倒

塔鬼尚然被殺，朝中將官料無敵手。若免強差他們前去，終歸一敗塗地。不如出道招賢旨意，倘有奇才異能之士，應募前來，庶可一戰成功。』

識寶太師道：『救兵如救火。若專靠召募，未免遠水救不得近火，還當先差一將前去，與餓鬼并膽同心，守住老營；一面出榜召募，方可萬無一失。』

閻王依奏，便差常鬼領兵前去；隨即出了王榜，各處張貼：『如有降殺好漢前來應募者，俱到鄴都城外點鬼廟取齊，』命甘蔗丞相專司其事。不題。

且說那臭鬼，自從活死人起身之後，也便收拾些出門弗認貨，各處去做那露天生意。忽聞得大頭鬼據了枉死城謀反，已將鬼門關攻破，恐怕妻孥老小舉家驚惶，急急暫回家中。正當青胖大頭鬼爭田奪地之時，各處村坊百姓，盡都扶老携幼，棄家逃命，路上絡繹不絕。臭鬼見了這般形勢，便教妻女也收拾出門逃難。臭花娘自道標緻，恐怕路上惹禍招非，便把臭鬼的替換衣裳穿着起來，扮了男子，宛然一個撒屁後生。大家出門，不知天東地西，隨了許多難民一路行去，正撞着青胖大頭鬼大隊人馬

過來，把他一家門衝得東飄西散。

臭花娘不見了親爺娘活老子，只得跟了驀生鬼走路。無如走得甚慢，衆鬼那里來顧他？你東我西，各自去了。幸虧身邊藏有死人送的辟穀丸，倒也不愁飢餓，只得揀着活路頭上，緩緩而行，碰霜露雪行了幾日，來到一個山脚根頭，見有一棵千年不長黃楊樹，樹底下滾一個巨大的磨光石卵子。他看得大樹底下好遮陰，便坐下少憩，了覺靠在樹上睡着了。

誰知這個山，名爲撮合山。山裏有一個女怪，叫做羅刹女，住在灣山角絡一間剝衣亭裏，專好吃男子骨髓；時常在山前山後四處八路巡視，遇有男子走過，便將隨身一件寶貝，名爲熄火罐頭，拋來罩住；憑他銅頭鐵額的硬漢，都弄得腰癱背折，垂頭喪氣，不能動彈；由他捉回亭中，把根千丈麻繩打個死結縛住了。厭煩時便來呼他的骨髓吃，吃乾了將人渣丟落，再去尋一個。不知被他害了多少男子。

那日走到山脚下，看見一個俊俏書生，坐在樹陰底下打磕睡，喜之不勝，走上前來，不費吹灰之力，抱了就走。臭花娘驚醒，開眼看時，見是一個

相眉大眼，雙肩抱力的拖牙鬚堂客，打扮得妖妖嬈嬈的，抱着他飛跑。須臾，才至一間亭子裏，放在牙牀上，便來呼他的骨髓吃；見是個女子，不覺大怒，拿起一把軟尖刀來，架在他頸骨上，罵道：『你是那里來的窮鬼？連卵都窮落了！還要衣冠濟楚的裝着體面來戲弄老娘！是何道理？』

臭花娘只得哀求苦惱告訴他：『實係爲着逃難，所以女扮男妝，並非有心來戲弄奶奶。』

羅刹女見稱他奶奶，不覺歡喜道：『你既這等知文達禮，曉得敬重我，若肯住在這裏，與我做個好淘伴，便曉你性命。』

臭花娘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只得應承了；羅刹女方拿開刀，放他起來。臭花娘見他喜歡鬼奉承的，就只管奶奶長奶奶短的趨奉他。羅刹女愈加快活，便教會他使軟尖刀並許多拿人法則，臭花娘也心領神會。

住了幾日，那羅刹女又出去捉一個男子回來；臭花娘看見，吃了一驚，原來正是活死人。

却說活死人在冒失鬼家住了幾時，聽得大頭鬼反了，心中掉弗落臭花娘，便辭別冒失鬼，起身望溫柔鄉來，到得臭鬼家裏，但見墻坍壁倒，鬼脚指

頭不見一個。近地裏又弄得斷絕人烟，無處訪問。心裏着急，只得瞎天盲地各處去追尋。偶在撮合山邊經過，恰被羅刹女下山撞見，便拿出熄火罐頭罩來：一聲响，把他連頭搭蓋罩住。幸虧他曾吃過仙丹，有些熬鍊，但覺得渾身麻木，不致就倒。羅刹女見弄他不翻，忙解下臭脚帶來，把他繫手縛脚，周身纏住，拖回亭中，將他骨髓慢慢的呼來吃。臭花娘看在旁邊，真是眼飽肚中飢，敢怒而不敢言。羅刹女吃了一個暢快，方向活死人頭上取下熄火罐頭來。却因抱着活死人上高下塹跑了一回路，也覺有些吃力，便橫在床上睡着了；那罐頭也丟在床邊，未曾收拾。

臭花娘看這罐頭時，宛似個小和尚帽模樣，便輕輕盪來，坑在身邊，方拿起軟尖刀來，把活死人身上臭脚帶一刀割斷。活死人便手脚活動，忙向臭花娘手裏接過刀來，就有刀殺得人，望着羅刹女頸骨上斬去。不料及斬了面孔，斬得火星直進。原來那羅刹女鍊就的一副老面皮，真是三刀斫弗入，四刀白砍砍的一些不動。羅刹女夢中驚醒，跳起身來。活死人乘勢望他心口裏一刀戳去，早已白刀進了紅刀出，挖去一塊心頭肉，連搭子血都搗了出來，

死在床上。便放下刀，向臭花娘稱謝。

臭花娘見他不認得了，便將自己來蹤去跡告訴他。活死人方知是臭花娘假扮的，大喜道：『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也將別後事情，粗枝大葉說與他聽了。臭花娘喜之不勝。

活死人道：『這裡不是安身之所。目今各處只有黑甜鄉裏最爲太平，不如同到那裏去住幾時，再作道理。』

臭花娘聽說，便要向羅刹女身上剝死人衣裳下來，改換妝束。

活死人止住道：『這裏到黑甜鄉，還有許多腳邊路。若男女同行，反要被入盤詰，擔擱工夫；不如依舊男妝，只說是兄弟陶裏，那里便有人來扳轎相脚？』

臭花娘欣然樂從。活死人便攙着他，走到山下，望黑甜鄉一路行來。

將近冒失鬼家裏，正撞着冒失鬼騎隻無籠頭馬，拿着大木關刀；後面地裏鬼也騎着兩頭馬，拿着殺手鐮，自騎馬自喝道的在大官路上跑來。見了活死人，忙下馬相見了。

冒失鬼道：『你如何到今日之下纔來？我們望

你，連頸柱骨都竄長了！』指着臭花娘道：『此位又是何人？』

活死人道：『這是我同胞兄弟，叫做雌雄人。你們要望我來做甚麼？這般行徑，却到那裏去？』

地裏鬼便道：『你難道不聽聞？目今閻羅王出榜招賢，我們思量去投軍，幹功立業；等你不見來，只得想先去了。如今你來得正好，便可一同去罷。』

活死人道：『同去固好，只是你們騎着馬，教我兩個那裏跟得上？若教你們放着馬步行，又覺弗講情理。』

地裏鬼道：『這也容易。近地裏有個馬鬼，一向在七國裏販牛，近來又在八國裏販馬，前日販了一羣鬼馬，回來發賣。就是我們騎的馬，也是問他買的。只消再去買兩匹就是了。』

活死人笑道：『有的不知無的苦。教我們窮人窮馬，那裏買得遲？』

地裏鬼一頭笑，指着冒失鬼道：『有空心大老官在此。他慣買馬別人騎；就是我騎的馬，也是他買的。索性一客弗煩兩主，等他做個出錢施主何如？』

冒失鬼道：『你只去揀中意，待我出錢便了』遂大家一同來到馬鬼家裏，問他要馬看。

馬鬼道：『可惜你們來遲脚短，馬已賣完了。』

地裏鬼見門檻底下露出馬脚來，便道：『這門裏的不是馬蹄？怎說賣完？』

馬鬼道：『這是兩隻揀落盡殘的驢子，怎說是馬？』

活死人道：『老話頭：無馬狗牽犁，狗尚可當馬用，驢子倒怕不如着狗，譬如步行，就是驢子便了。我們會騎隻驢子喊馬來的，且到前路看，倘有五馬換六驢的人來，賣隻驢買馬騎，也來得及。』

馬鬼便牽出兩隻驢子來：一隻是木驢，一隻是別脚驢子。地裏鬼故意千嫌百比，馬鬼便不敢爭多論寡，就爛狗屎價錢買成了。活死人讓臭花娘騎了木驢，自己騎了別脚驢子，冒失鬼地裏鬼都上了馬，騎出大路，馬不停蹄，望鄴都城來。

那消幾日工夫，到了城外；轉到點鬼壇前，見有個鐵將軍把門，便上前報了名。將軍見說是鬼谷先生徒弟，又見他們人材出衆，不敢怠慢，忙報知甘蔗丞相。丞相便傳他們進見，講論些兵法武藝，

盡皆問一答十，應對如流，喜出望外；就領他們進城，來到朝門外伺候。自己入朝，奏知閻王。閻王傳旨，宣入四鬼，來至森羅殿上，一雙空手見閻王。

閻王見冒失鬼魁梧奇偉，活死人雌雄人美秀而文，地裏鬼精奇古怪，諒必有些本事。正欲與他們計議戰守之策，忽見朝門外傳進無常鬼奏章來，說：『兩個大頭鬼見臣釘住鬼門關固守不戰，便教賊兵爬牆摸壁，在界牆上對壁撞，掘壁洞，拆壁脚，千十八樣鑿鑿，弄得牆坍壁倒，危在旦夕。請速發救兵，庶保無虞。』

閻王見奏，怒道：『那大頭鬼有都大本領，却敢如此猖獗！』

活死人見閻王發怒，便奏道：『臣隨不才，願領陰兵前去，誓必將那大頭鬼生擒活捉回來，憑殿下把他斬頭瀝血，掘心挖膽的治罪，方見手段。』

閻王大喜道：『卿若能成功，寡人自有重賞。』

便即點起陰兵，教活死人掛了騎縫印，做大元帥，冒失鬼爲開路先鋒，地裏鬼雌雄人爲參謀，引兵前去救應，四鬼謝恩受職。活死人又奏討軍器馬

匹，閻王便差護身將領他到武庫中去，任憑揀選。

活死人來到庫中，見十八般武藝，一應俱全。千中揀一，只有一枝戳空鎗，趁手好使，便拿了回到殿上。只見塔前一個拽馬鬼，牽隻異獸，生得身高六尺，有頭無尾，周身毛羽，像是扁毛衆生，却又四脚着實。

閻王指示活死人道：『這是獨人國進貢來的：名爲衣冠禽獸；捋順了毛，倒也馴良。今賜卿做個坐騎，壯壯威風。』

活死人謝恩領受，陛辭起身，扯足順風旗，鴉飛鶻亂，望陰陽界進發。將近界上，忽望見前路烟塵抖亂，手銃齊響，曉得界上交戰。忙催兵向前救應，正見兩個大頭鬼，把無常鬼偷飯鬼摸壁鬼追得八隻脚跑弗及。冒失鬼便舉起大木關刀，拍馬上前，敵住青胖大頭鬼；活死人挺着戳空鎗，來戳黑漆大頭鬼；地裏鬼也舞起殺手銅，上前助戰。對陣迷露鬼輕骨頭鬼一齊殺來。無常鬼偷飯鬼摸壁鬼也都撥轉馬頭來，大家混戰。

且說活死人與黑漆大頭鬼兩個，正在棋逢敵手，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戰够多時，被活死人捉個破綻，一鎗戳去，把紙糊頭老虎戳穿。那老虎痛極

，薄屎直射，一個虎跳，把黑漆大頭鬼掀下背來，活死人乘勢對肚皮一鎗，把他那條爛肚腸也帶在鎗頭上抽了出來，變成個空心鬼，死在地下。再說那冒失鬼，與青胖大頭鬼戰了數十合，抵當不住，回馬便走。青胖大頭鬼縱虎趕來，雌雄人看見，忙取出熄火罐頭來，望青胖大頭鬼拋去，一聲响，將他罩住，把個青筋飽綻的大頭，弄得軟爛熟化，眼淚撒撒落，不能彈動。冒失鬼縮身轉來，將根臭皮條把他連皮搭骨捆定，活捉住了。迷霧裏鬼也被地裏鬼一殺手鎗打得頭入丫兒。只有輕骨頭鬼骨頭無得三兩重，手輕腳健的跑得快，被池溜個眼弗見，逃回枉死城去了。那些無名小卒，盡都解甲投降。活死人收兵來至界上，便差地裏鬼無常鬼摸壁鬼分頭去平服各路地面，自與雌雄人冒失鬼偷販鬼過了鬼門關，望枉死城來。

且說輕骨頭鬼雖然逃得小性命，那把兩面三刀又被殺人場上偷刀賊偷了去，赤手空拳，來到枉死城中，欲與推船頭鬼算計，走清江所路。那些無名頭百姓，聞得大頭鬼已死，便將他兩個捉住；等到活死人兵到，便香花燈燭，迎接入城，解上二鬼。活死人便教冒失鬼押去斬首示衆。冒失鬼押到十字

梅底裏，舉起大木關刀，猶如砍瓜切菜，一刀一個，都已頭弗拉頸上，結成碗大的疤，變做兩個無頭鬼。

活死人安民已畢，恰好地裏鬼等也平定了各處，俱到枉死城來會。活死人便教無常鬼權署城隍事，自己領了衆鬼，奏凱還朝。恐怕青胖大頭鬼路上發強，出空一個石灰叉袋，把他袋入裏面，捆在馬背上。青胖大頭鬼落了叉袋，在內爬擲弗穿，又被石灰撒瞎了眼睛，好不氣悶。

活死人回到酆都城，將兵馬屯住，自與衆鬼入朝獻俘。閻王大喜，慰勞了一番，便教將青胖大頭鬼押赴市曹，剝皮蹬卵子，拆了骨頭。就在森羅殿上排下太平筵宴，君臣同樂，盡歡而散。

次日，又宣衆鬼入朝，論功行賞：便封活死人爲蓬頭大將，地裏鬼爲狗頭軍師，同輔朝政；胃失鬼爲捋盆將軍，鎮守鬼門關，偷飯鬼爲盡盤將軍，摸壁鬼爲冬瓜將軍，同守陰陽界；雌雄人爲塞殺將，護守酆都城各陰門；無常鬼實授枉死城城隍；陰兵犒賞酒肉白米飯，散歸營伍。衆鬼叩謝恩領職，只有雌雄人紅着鬼臉不謝。

閻王問道：『汝獨不謝恩，莫非嫌官小麼？』

活死人忙上前代他奏道：『他實非男子，原是臣之聘妻，叫做臭花娘。』便將他女扮男妝，移名換姓，及擒兵捉將前後事蹟，一一奏聞。閻王便改封爲女將軍，教宮娥領他入營，改換裝束。

宮娥引了臭花娘來至宮中，朝見王妃，奏知其事。王妃便將出長裙短襖，鳳冠霞帔與他替換；又教宮娥替他梳頭攢髻，插花戴朵，搽粉點胭脂，改了女妝；又賞了一副豎頭鋪蓋，一座虛花鏡架，一個箍舊馬桶。

臭花娘謝了王妃，回到殿上，閻王已教活死人戴了攢紗帽，穿了掛出朝衣，就在森羅殿上朝了閻王四雙八拜，做了親。欽賜一個起家宅基，與他居住。

夫妻謝了恩，來到新宅基裏看時，但見簷頭高三尺；許多門窻戶闔，盡皆朱紅慘綠；一應家伙什物，也都千端百正。滿心歡喜，就安居樂業的住在裏頭，生兒哺種。後來養了兩個送終兒子：叫做活龍活現，俱做螞蟻大官。夫妻兩個，直到頭白老死。此是後話，不題。

正是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要知大概結局，且俟前來續編。

詩 曰

文章自古無憑據，花樣重新做出來。
拾得籃中就是菜，得開懷處且開懷。

繭夾二先生曰：臭花娘女扮男妝，出門逃難，只道凡人弗識，偏遇着羅刹女，被他扳樁相，顯了原形，活死人爲了臭花娘，心忙膽碎，東奔西走；不料狹路相逢，也遭他臭脚帶擱住，不免弄得束手待斃，幸虧天無絕人之路，恰得臭花娘一刀割斷，便撒手放脚，可以借刀殺人。羅刹女雖有三刀斫弗入的老面皮，也不免白刀進了紅刀出矣。從此夫妻雙雙，無掛無牽，遠走高飛，而又適逢世亂荒荒，得以登壇稱王，立業，夫妻偕老，青史留名。若不是一番寒徹骨，那里有梅花撲鼻香哉？

跋

何典一書，上邑張南莊先生作也。先生爲姑丈春蕃式尹之尊人，外兄小蕃學博之祖。當乾嘉時，邑中有十布衣，皆高才不遇者，而先生爲之冠。先生書法歐陽，詩宗范陸，尤勗書：歲入千金，盡以購善本，藏書甲於時。著作等身；而身後不名一錢，無力付手式。億余齟齬時，猶見先生編年詩稿，蠅頭細書，共十餘冊。而咸豐初，『紅巾』據邑城，盡付一炬；獨是書幸存。夫是書特先生游戲筆墨耳，烏足以見先生？然並是書不傳，則吉光片羽，無復留者，後人又何自見先生？爰商於縷馨隱史，代爲印行，庶後人藉是書見先生，而悲先生以是書傳之非幸也。

光緒戊寅端午前一日，海上餐霞客跋。

仙宮

廣州文學會叢書

實洋三角

「仙宮」，不在於渺茫的太空，也不在於詩人的心靈中；却荒荒涼涼地在南方鬼域的黃氛迷漫裏矗立出來！牠放出了耀銳的光芒，將要透入讀者靈魂的深處！你用純潔的心地去讀牠，總會覺得牠有一種最神秘最奇異的美妙！或者，你後來竟會發笑了：當你恍然「原來如此」的時候。

在這一本文藝叢書中，包含創作七篇；羅西的「召請」和「仙宮」，倪家祥的 Lote，昶超的 Zero 和「燬滅」，薛伯賢的「癩婦之歌」，任頤準的「離家」，此外有羅西譯高的「忙經紀浪漫史」。每篇都具有一種特殊的精彩，正如仙宮上羅列的奇珍！所有一切幽沉而尖刻的冷笑，所有一切飛騰而熱情的歡叫，都儘可以在本書中尋求，你們應要記着，不要忘了一讀「仙宮」！

廣州文學會一班工匠已經用他們的情誠戰勝一切困難，努力把「仙宮」建造好了！然而他們還有所期待：期待讀者去遊宮！你們戰慄在死灰色地獄的人們喲！讓我們來引渡你到這「仙宮」！

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

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 震瀛譯 每冊二角五分

有人說：「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是相承而異途同歸的。」究竟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有何種的關係

？要解釋清楚，除非參攷這一本書，本書的原著者王爾德，是著名的英國大文豪，他輕視虛榮，道德和財產，以監獄為研究室。本書便是他對於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精密分析。現任把牠改正再版。

罪 與 罰

美國胡黛蓮女士原著

袁振英譯

(每冊實洋價二角)

人們為什麼曉犯罪？犯罪者為什麼要受刑罰？刑罰可以減輕人們的犯罪程度嗎？可以消滅或威壓使人們不敢犯罪嗎？「罪」的成立要素，與社會環境有沒有關係呢？這是社會上一個重要問題。

本書著者胡黛蓮女士是美國著名的思想家。她是個偶像破壞者，有優越的理想，勇往的精神，同時又是一個文學家。她同情于貧民和弱者，她的作品是不朽的，在文學界中有一種特殊的勢力。本書是她的論文，是她的思想底表現。想研究新時代新思想的，不可不讀這本書。

紅 墳

廣州文學叢書

每冊實洋五角

假如你要問：「紅墳」裏面講的是什麼事情？「紅墳」又是什麼東西？

那你會覺得似乎有一種聲音在耳畔悄悄地答：「那件事」和「那東西」！

「那」字的謎本來是極淺白的，如其你不能解

答，或者已經得了一種結果而不敢自信時；還是讀一讀這本書好！你讀了牠，一切蘊藏在本書中的秘密，都將爲你所發現了！

牧師與魔鬼

俄美法短篇小說名著 袁振英譯 實洋四角

牧師被魔鬼抓到火爐逼人的鑄造工廠，抓到烈日下的農場，最後抓到空氣臭濁的監獄中；他看見了死了一般的犯人，赤着軀壳睡在地上，有無數的蟲蟻，剝蝕這弱者的皮肉！

我想讀者一讀到這裡，也會毛髮悚然！

「以後究竟怎樣？」

「怎樣」的解答是「讀一讀這本書！」

牧師與魔鬼是俄國杜斯托斯基在獄中壁上寫成的短篇小說；現在譯出，更合起各國小說名著十篇和譯者短論文三篇共成一集，全書六萬字，用上等道林紙精印。

獻 心

黃天石 著

實洋二角五分

你想：在萬花如繡的原野裏，星月燦爛底湖畔中，或者在深山古剎之間，海天風濤之上；總會有多少東西爲你所感覺到的，這本書正是黃天石先生在這樣一個時候，感着心潮的波動而懷念親愛的未知名底朋友而寫成的，文筆輕鬆細膩，富於詩意；

其想象的精美，文境的奇幻，情緒的濃厚，和觀察的細微，一定會使讀者覺得一種特殊的快意的！作者已經把赤心獻出來，希望讀者不要忘記去接受！

易卜生傳

袁振英著

增訂四版

實洋三角

易卜生(H. Ibsen)是著名的挪威文學家，偉大的社會改造者；他一生獨立特行，努力在惡社會中奮鬥，一種勇往的精神，確有可為一般青年的模範！本書著者對於易氏是最有專門研究的，所以本書對於易卜生的生平事蹟和著作等，都詳述無遺，能夠使讀者愈讀愈覺得有趣！現在把他增訂四版。

湖畔的少女

廣州文學會叢書

每冊實洋四角

少女是最可愛的，她們的舉動全是活潑的天真；湖水也是可愛的，牠是大自然的甘露。你思，一個活潑潑的少女倚在平湖之畔，那是如何的富於詩意？

這本書是繼「嬰屍」而後的廣州文學會叢書，裏面包含文藝多篇，內容有更努力的表現，並且印刷和裝釘比以前更美麗，更動人，或者比平湖之畔的少女更為可愛。預料會得人歡迎的，希望讀者以愛湖畔少女的心情來讀一讀這本書。

墳 歌

廣州文學會叢書

羅西著

墳歌，是羅西君個人的詩集，是一篇二百節八百句的長篇抒情詩。國內文壇的長詩並不多，郭沫若的瓶和朱湘的王嬌而外，怕要以此部爲最長了。他的創造力和詩的修養，自他的浪花與姑娘，召請和黑花等發表後，已有相當的表現。大概他的作品是偏重情感一方面的，故此抒情詩是最適宜於他的人格之表現；同時因爲他以注音字母做腳韻的標準，故此全部的韻律都非常和諧。

愛好文藝的讀者啊，不妨來接受廣州文學會的至誠的獻禮呀！

性的危機

袁振英編譯

每冊實洋四角

現代青年所最感受到痛苦的便是兩性問題，在新舊制度的過程中，許多人不是不能抵抗環境而屈服在舊倫理之下，便是趨於消極的縱慾；這實在是兩性間一個極大的危機！本來解決一種問題必先要尋出牠病理的所在，這本書對於兩性間的舊制度及其危機，現代婚姻與家庭的改造，都有詳明而嚴肅的討論，儘能夠爲未來社會的標準，從新估定倫理的價值，而指示青年光明的途徑。

革命與進化

震瀛譯

再版 每冊實洋二角

「革命」和「進化」是有顯然的關係的！革命家都應該知道清楚「革命」與「進化」這兩個連鎖名辭！現在法國有一位邵可侶，美國有一位麥菲沙合著成這一本書，根據現社會情形，以解剖「革命」與「進化」；並且尋出現社會病理的癥結，指示我們的途向，確有一讀的價值！初版印行二千冊，經已售罄，特請譯者重新改訂，再版付梓。

原稿紙

受匡出版部特製

每本大洋二角

- 種類：(甲種)雙頁式：全頁二十行，每行二十格。
(乙種)單頁式：全頁十二行，每行三十格。
(丙種)單頁式：全頁十行，每行二十格。
(丁種)單頁式：全頁十六行，每行十五格。
- 紙質：顏色潔白，質地堅實，故用鋼筆書寫，不沁不漏，用毛筆書寫，寫後即乾，紙面沒有反光，寫時尤不損目力。
- 特點：印刷鮮明而美觀；幅面適中而不佔地位；標明行格數目，易于計算；質薄量輕，便于寄遞；橫直格全用點線，每行間均有直行小格，便于改註。

付印：— 1928. 1. 10.

出版：— 1928. 4. 5.

印數：— 1.—2000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何 典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

受 匡 出 版 部 印 行

香港：— 中環砵甸乍街三十三號三樓

廣州：— 萬福路二百三十七號三樓

嬰 屍

廣州文學會叢書

每冊實洋五角



自『仙宮』而後，廣州文學會的努力，已經明白地表現給大家看；及『紅墳』相繼出版，又更進到一個新時期。然而他們並不滿足於這一點些微的成功，更不能忘懷于過去的創痛，他們為紀念『廣州文學』的不幸夭死，現在就把那裏面完整的遺稿集成一本『嬰屍』。有誰同情于這些不幸的孩子？有誰來憑弔那些已逝的嬰屍？那麼，請你讀一讀這本書：

本書的全稿共有二十餘篇，都是文藝作品，裏面有真摯的情感，有熱烈的高歌，現在用重磅道林紙直行排印，計有壹百餘頁，內容的豐富可知，至于印刷方面，凡看過『仙宮』的，不用再來誇揚了。

SH.

